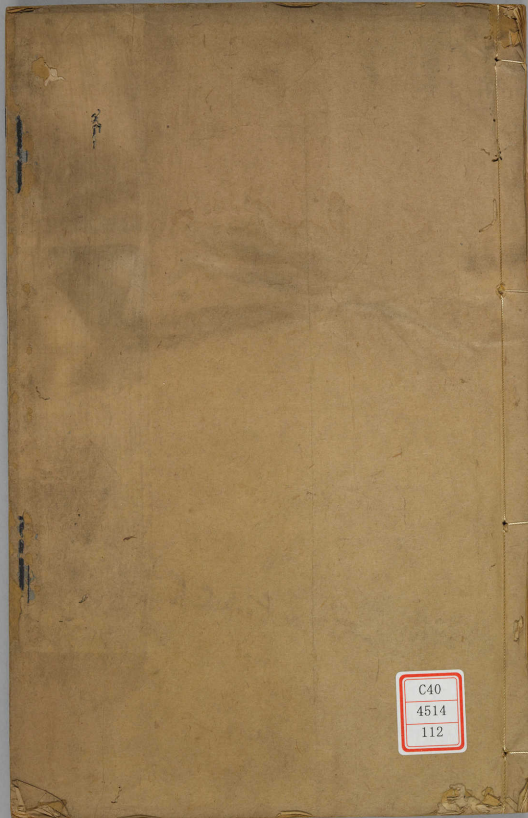




C40
4514
112

C40-48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畀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瑤院府中冰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惡性違諫學處第十三

爾時薄伽梵在憍閃毗國瞿師羅園時具壽闍陀既
犯罪已不如法說悔時親友苾芻見其如是為欲令
其利益安樂告言具壽闍陀汝所犯罪應如法說悔
答言若犯罪者彼即自當如法說悔親友告曰汝身
犯罪欲令誰悔答曰有追悔者彼當說悔告曰汝既
犯罪應生追悔答曰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
亦不向諸具壽說若好若惡具壽止莫勸我莫論說

我諸具壽汝種種姓種種類而來出家猶如種種樹葉風吹一處然具壽等亦復如是因我世尊證無上覺汝種種姓族來求出家時苾芻聞彼闍陀作如是說咸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與諸苾芻同一佛法同一學處如法如律他諫悔時自身不受諫語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別諫闍陀若更有餘類亦應如是諫汝闍陀與苾芻同一佛法同一學處如法如律而諫悔時莫自身不受諫語具壽自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汝汝亦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

說悔如是如來應正等覺苾芻僧衆便得增長具壽汝莫違諫時諸苾芻聞佛教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卽如佛教諫彼闍陀廣說如前乃至汝莫違諫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具壽闍陀如前所說堅執而住云惟此事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如佛所教已作別諫諫彼闍陀彼苾芻如先所說堅執而住云我所言其實爾餘皆虛妄世尊告曰汝等應作白四羯磨諫彼闍陀若更有餘亦應如是諫敷座鳴犍椎如常集衆衆集已令一苾芻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闍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自不受語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止莫諫我時諸苾芻便爲別諫別諫之時闍陀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是實餘皆虛妄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以白四羯磨諫彼闍陀汝具壽闍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受諫語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具壽闍陀汝今應捨自身不受諫語白如

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闍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自不受語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止莫諫我時諸苾芻便爲別諫別諫之時闍陀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是實餘皆虛妄僧今以白四羯磨諫彼闍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不受諫語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具壽闍陀汝今應捨自身不受諫語若諸具壽忍許僧與具壽

闍陀作白四羯磨曉喻其事汝具壽闍陀諸苾芻於
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受
諫語具壽自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具壽
具壽亦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如是如來應正等覺苾
芻僧衆便得增長謂由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說
悔故汝具壽闍陀應捨自身不受諫語違僧諫事者
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結文准知時諸苾芻受佛教已依法而諫當諫之時
闍陀苾芻如前所說而云我說實爾餘皆虛妄時諸
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教以白四法

諫闍陀時然彼不受諫語而云我說實爾餘皆虛妄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如前
汝闍陀何故堅執不捨種種訶責已乃至我觀十利
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惡性不受人語諸苾芻於佛所說戒經中
如法如律勸誨之時不受諫語言諸大德莫向我說
少許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大德說若好若惡諸大
德止莫勸我莫論說我諸苾芻語是苾芻言具壽汝
莫不受諫語諸苾芻於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之時
應受諫語具壽如法諫諸苾芻諸苾芻亦如法諫具

壽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佛聲聞衆便得增長共相諫
誨具壽汝應捨此事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
捨者應可再三慫慂正諫時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
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闍陀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惡性不
受人語者若善苾芻以隨順言不違正理正勸諫時
自用已情不相領納諸苾芻者謂此法中人於佛所
說戒經中者佛謂大師於戒經中說四波羅市迦十
三僧伽伐尸沙二不定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九十
波逸底迦四波羅底提舍尼衆多學法七滅諍法經

者是比次畧詮義依如是等法律勸誨之時不受他
語自守惡性堅執而住諸大德莫向我說若好若惡
等者謂好事不須勸惡事勿相遮此等皆是別諫之
詞大德止者更重慫慂彰不受語乃至三諫廣說如
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知諸苾芻如法諫時得罪輕
重亦如前說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此闍
陀苾芻有何因緣依託如來族望勢力對諸善好苾
芻前自恃傲慢作凌辱語佛告諸苾芻闍陀苾芻非
但今日恃託我故慢諸苾芻於過去世亦恃託我於
諸善好婆羅門居士中自衛已身亦爲憍慢汝今應

聽於往昔時石砌城中有婆羅門名曰月子於同類
族娶女爲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與其立字名爲月
光年漸長大頗知家業後於異時其婆羅門身嬰病
苦彼之妻子捨而不問其家有婢作如是念此婆羅
門於日中百過舉手以求衣食資給我等今遭病
苦妻子不問彼既是我曹主不相看待是所不應卽
便往詣醫人之處告言賢首仁識月子婆羅門不醫
人報言我先曾識今者如何其婢報曰今遭病苦妻
子不問仁今爲我可處藥方醫人答曰彼之妻子既
其不問更有何人爲作瞻養婢曰唯我看侍醫人卽

爲依病處方婢親供給蒙加藥餌病得痊瘳時婆羅
門便生是念我遭疾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皆是使
女之恩既有劬勞寧容不報命使女曰賢首我遭病
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皆是汝恩汝欲何求皆隨所
願使女答曰大家若於我處存私愛者幸能降意共
我交歡婆羅門曰汝今何用作此交歡我當與汝五
百金錢放汝爲良長無賤稱使女答曰大家我雖蒙
放不免賤名有愍念心交歡是勝婆羅門曰隨汝所
願月期若過身淨之時可來報我後於異時月期身
淨卽便白主我今身淨是時家主共行交密便卽有

得
娘時婆羅門婦既自審察知夫與婢竊有交通卽於
婢所鞭打楚毒特異常時弊衣麤食不充身口使女
自念豈有薄福有情託我胎內初有娠曰婆羅門婦
卽便於我加其杖木與惡衣食後時月滿便誕一男
使女生念此是薄福有情初有娠曰婆羅門婦極加
楚毒令我衣食不自充軀若其長大飢貧更甚作是
念已卽取孩兒置浣盆中欲棄於外時婆羅門見而
問曰賢首此浣盆內是何物耶答言無物婆羅門曰
可將來看乃見盆內有新生孩子問言汝欲棄耶使
女悲啼而告之曰此薄福物處胎之後大家卽便倍

增嚴酷弊衣惡食不自充軀若其長大飢貧更甚由
此因緣我今欲棄婆羅門曰此復何辜是我之過美
言慰諭令其收養報其婦曰汝豈不憶我前遭病命
在須臾而汝及子皆不相問我於今日得存命者皆
是使女恩養之力汝若於此好惡共同者善若不爾
者我當立彼以爲家長汝爲婢使令相供給時彼婦
女旣聞是語卽便驚懾遂生私念此婆羅門稟性暴
惡我不依教當被凌辱報其夫曰我實不知此之使
女君有私愛從今已去乃至戲笑亦不敢麤言而彼
孩子由浣盆中欲棄於外家人因此名作浣盆其浣

益孩子凡所食膳與父同食有請喚處攜以俱行後
於異時其婆羅門身嬰疾病告長子月光曰我亡之
後汝無所乏浣盆童子年在幼稚當須憂念苦樂是
同于時月光敬受父教其父雖加藥餌不見瘳損因
卽命終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旣身亡已妻子親族悲號啼泣以雜色繒
綵嚴飾喪輦送往屍林如法燒已還歸本處懷憂而
住于時月光命浣盆曰爾來共我一處同食其母報

曰汝不應共婢兒同食兒告母曰比來常云是我之
弟如何今日忽作婢兒便報子曰汝父在時稟性暴
惡誰復敢對喚作婢兒于時浣盆聞斯語已往親母
所白其母曰我豈實是婢所生耶母便報曰皆由往
業誰復婢兒強弱相凌自是常事此婆羅門婦極是
惡行汝今宜可自活他鄉于時浣盆卽便辭母客遊
他邑卽自改名號爲月靜是時月靜漸次遊行室羅
伐城時此城中有大臣婆羅門惟有一女儀容端正
人所樂觀年漸長成可爲婚禮時婆羅門遂作是念
我之少女不求族望不覓錢財不爲容色而作婚媾

若其有人能於我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娉之
是時月靜客遊他鄉情存學業詣婆羅門所而白之
曰我今意欲就大師處習四明論問曰汝從何來答
曰我從石砌城來問曰彼城人物汝並識不答云我
識問曰汝識大婆羅門月子不月靜聞已不覺啼泣
彼便問曰汝何故帝答云彼是我尊身已亡歿師報
之曰彼是我友久與別離今已云亡誠可悲悼因卽
攝受彼便銳意勤學四明稟性聰敏未盈歲月於所
習論咸皆洞曉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我有宿願所生
之女不求族望不覓錢財不爲容色若其有人能於

我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娉之卽便以種種瓔
珞嚴飾其女召命宗親門設火祀左手携女右手持
瓶以吉祥水注月靜手而告之曰摩納婆今我以女
授汝爲妻月靜受之旋火三市餘婆羅門同聲祝願
願得長壽無病宗門吉昌卽便廣設賓會共成婚禮
爲大臣愛念檢校家室所有取與咸皆委付其家巨
富多有珍財遠近商人無不臻湊時有石砌城商人
持諸貨物到室羅伐城便見浣盆共相謂曰此之浣
盆今者乃作大臣女夫善習衆藝其家巨富多有資
財貧富無恒業命何定時諸商人旣交易已持諸貨

物還石砌城告月光云我於室羅伐城見汝弟浣盆
善四明論爲大臣女婿其家巨富有財產彼兄聞
已便告母曰我聞浣盆在室羅伐勢力豪富有異常
人其母聞之情生不喜後於異時月光家資漸見貧
悴母便告曰如汝前聞浣盆者是汝之弟彼旣巨富
汝宜往看所有錢財或容相濟月光報曰前云婢兒
今成兄弟不違母命便往室羅伐城于時浣盆聞有
大兄其名月光與諸商旅來至此城即便疾往商人
之處旣迎見已歡喜跪拜而白兄曰我自立名各爲
月靜浣盆之字勿復口陳兄答如是便引其兄詣所

住宅報其婦曰此是我大兄汝可存心好須供待婦
旣聞已依教供給其月光器量溫雅易爲共住浣盆
稟性曠暴難可祗承於妻室處常行楚毒于時新婦
便白月光曰伯於家弟一乳所資何意伯則寬恕仁
慈弟乃剛曠惡性伯便報曰家弟稟性如是汝復未
誦家呪緣此苦楚共相煎迫婦言大伯幸願恩慈賜
我家呪于時月光說伽陀曰

明呪不惠人 以呪換方與 或時得承事

或復獲珍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婦言大伯奉上幾物得稱本情其伯答曰得五百金

錢以呪相與其婦卽便以五百金錢奉而禮足請曰
幸願恩慈賜我家呪其伯報曰待我歸日當可持來
婦旣蒙許情欣明呪語其夫曰仁之家兄久至於此
何不發遣令還故居夫云賢首汝辦路糧并設飲食
我求商旅資贈行人卽便出外求覓商旅新婦遂持
五百金錢求請法術伯受物已卽說呪曰

半城人共悉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默然

莎訶更勿語

說明呪已報新婦曰此呪義深汝當熟誦如其我弟
更鞭打時卽便報曰且勿行杖待我爲誦家呪若問

呪義便可答言若更瞋訶我當廣說其夫出外覓得
商旅如法贈送月光歸鄉還來舍內其婦生念我雖
得呪未知驗不我今可試洗浴之具並不預安飲食
所須亦不爲辦夫從索水報曰無水我今極飢可與
飲食報言食亦未作卽便瞋怒而罵之曰比爲兄在
我不治汝遂便舉手欲打其妻妻曰君宜且止聽誦
家呪報言誦看卽說呪曰

半城人共悉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默然

莎訶更勿語

夫便問曰此之明呪其義云何答曰若更打我當說

其義夫曰若不說義更不相打浣盆從此掩氣無言
汝諸苾芻往時月子婆羅門者卽我身是彼浣盆者
卽闍陀是往時恃我族望欺誑於人今者還恃我宗
欺諸同梵行者是故汝諸苾芻不應憑恃勢力欺憊
於人當自攝心謙下而住諸大德我已說十三僧伽
伐尸沙法九初便犯四至三諫若苾芻隨一一犯故
覆藏者隨覆藏日衆應與作不樂波利婆沙行波利
婆沙竟衆應與作六夜摩那馳行摩那馳竟餘有出
罪應二十僧中出是苾芻罪若少一人不滿二十衆
是苾芻罪不得除諸苾芻皆得罪此是出罪法今問

諸大德是由清淨不第二第三亦如是問諸大德我
知衆清淨中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二不定法

攝頌曰

若在屏障中 堪行姪欲處 及在非障處

無有第三人

爾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
陀夷日初分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故二笈多
舍是時笈多遙見鄔陀夷來卽爲敷設妙好牀座進
而迎曰善來大德此處牀座宜應就坐時鄔陀夷卽

便就坐笈多禮已遂與鄔陀夷壓膝而坐爲聽法故
時鄔陀夷卽以美妙言辭爲其說法時鹿子母毗舍
佉聞說法聲作如是念此是大德鄔陀夷爲彼笈多
以妙言辭而宣法要美如新蜜我當就彼聽其說法
時毗舍佉卽詣笈多處見與鄔陀夷壓膝而坐見已
生念此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若有不信之人見斯事
者定謂苾芻與女人於私屏處共行非法長衆譏嫌
我今宜可以此因緣白世尊知時毗舍佉便詣佛所
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而白世尊唯願世尊
從今已去爲諸聖衆制其學處令生憶念不應屏處

獨與女人一處而坐慈愍故爾時世尊受毗舍佉請
已默然而住時毗舍佉見佛默然禮已而去爾時世
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爲二事故一者爲令我諸聲
聞弟子識知此事不應作故二者制諸學處故爾時
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乃知我觀十利爲諸弟子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屏障堪行姪處坐有正信
鄔波斯迦於三法中隨一而說若波羅市迦若僧伽
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事者於三法
中應隨一一法治若波羅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

逸底迦或以鄔波斯迦所說事治彼苾芻是名不定法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若更有餘如是流類獨者唯獨苾芻一女人者更無餘伴女男黃門女人者若婦童女堪行不淨行在屏障者有五種屏處一牆二籬三衣四叢林五闇夜坐者若牀若座乃至高一尋內堪行姪處者謂處堪作不淨行事有正信鄔波斯迦者謂於佛法僧深起敬心得不壞信於四真諦無有疑惑得見諦果假令失命因緣不故妄語言三法者是舉數也隨一一法說者謂四他勝十三僧殘九十

墮罪於此罪中隨一有犯然此正信鄔波斯迦於罪不識亦復不識犯罪因起但見彼苾芻自稱得上人法共女人身相觸或時飲酒掘地壞生或非時食此是不定事無指准故彼苾芻應如法治令其說悔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正信鄔波斯迦云我見彼苾芻共女人獨行不見住坐臥或云我見行住非坐臥或云見行住坐非臥或云見行住坐臥者此等皆依鄔波斯迦所說治之若正信鄔波斯迦見彼苾芻與女人共行住等對問之時而苾芻不拒其事者應共覓罪相羯磨應如是與敷座鳴椎先爲言白衆衆既集

已令一苾芻作其羯磨佛告諸苾芻其覓罪自相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彼得法已不應與人出家及受圓具及作依止不畜求寂雖是先畜不應與受圓具若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淨命不應詰責與作憶念不應教授苾芻不應教授苾芻尼設先差者亦不應往不共作褒灑陀及隨意事不作單白白二白四若更有餘解毗奈耶者不於衆中說毗奈耶其得法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若此苾芻心生恭敬隨順無違者應於界內從衆乞解若衆知彼人悉皆依實無違背者應爲作解同前集僧已其得法苾

芻如常威儀致敬已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我名某甲僧伽與作覓罪自相法我心恭敬隨順無違今於界內從衆乞解衆僧爲我作羯磨者其事皆捨不敢違逆唯願僧伽爲我解覓罪自相羯磨慈愍故如是再三次一苾芻爲作羯磨其不定法初與第二事多相似於中別者卽如初在室羅伐城鄔陀夷苾芻與故二笈多是起犯人鹿子母毗舍佉鄔波斯迦而說其事第二在王舍城室利迦苾芻長者婦善生鄔褒灑陀鄔波斯迦前據三事是堪行姪屏障之處後是二事在不堪行姪處此爲異相

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非屏障不堪行
姪處坐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二法中隨一而說若僧
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事者於二
法中應隨一一法治彼苾芻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
底迦或以鄔波斯迦所說事治彼苾芻是名不定法
二不定
法竟

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

初攝頌曰

持離畜浣衣 取衣乞過受 同價及別主
遣使送衣直

有長衣不分別學處第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三
衣每於嚼齒木時灑濯手足禮拜二師及禮世尊掃
灑寺宇或塗牛糞或入村乞食或噉飲食受教聽法
於此等時各別著衣舒張卷疊多有營務廢修善品
讀誦思惟時諸少欲苾芻見共嫌恥云何苾芻多畜
長衣廢修正業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
諸苾芻廣說如前問知實已種種訶責多欲不足難
養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知量而受修杜多
行告諸苾芻曰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爲諸弟子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得長衣分別應畜若不分別而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聲聞弟子制學處已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爾時具壽大迦葉波在此城側阿蘭若小室中住時有居士每於長夜作如是念善哉我於何時得遇大迦葉波彼是人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上上衣手爲被服而此願未滿時彼居士便持上衣詣具壽阿難陀處作如是語大德阿難陀頗知聖者大迦葉波今在何處阿難陀報曰賢首我聞聖者在阿蘭若小室中

住居士曰大德聖者何時當見來此阿難陀報曰不久當至於十五日長淨之時定當至此居士曰大德知時我於長夜作如是念慶哉我於何日得遇大迦葉波彼是人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上上衣手爲被服我有此願猶未滿足大德我擬施衣現持至此旣居俗累多有嬰纏幸願大德見迦葉波來爲持此衣以伸供養哀愍我故而被著之時阿難陀便作是念我受衣者違世尊教若不受者障施主福大迦葉波又闕衣利我今持衣往問世尊世尊以此爲緣當有開許時阿難陀爲受其衣居士辭去阿難陀便持

彼衣詣世尊所禮雙足已具以白佛佛告阿難陀善哉善哉阿難陀我未聽者今汝預知若有婆羅門居士施苾芻衣者彼諸苾芻須應爲受應捨舊衣當持新者時諸苾芻雖聞此語仍未解了所捨舊衣欲何所作佛言所有舊衣及餘長衣應於親教師及軌範師處作委寄想而持用之時諸苾芻不爲分別經久持畜世尊知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重爲汝等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得長衣齊十日不分別應畜若過畜者泥薩底波逸底迦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者有作

衣竟非出羯恥那衣有出羯恥那衣非作衣竟有出羯恥那衣作衣亦竟有非作衣竟非出羯恥那衣初句者若苾芻浣染縫刺作衣已竟然僧未出羯恥那衣第二句者若苾芻作衣未竟僧已出羯恥那衣第三句者若苾芻作衣已了僧復出羯恥那衣第四句者若苾芻作衣未竟羯恥那衣未出言得長衣齊十日者謂是十夜長衣者謂受持衣外別有餘衣作分別法應畜若過畜泥薩祇波逸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應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衣苾芻於十日內應持應捨應作法應與他若不持不捨

不作法不與他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得衣二日不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不爲持等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八日等所得衣作旬日數多少准事應知若苾芻一日得衣二日得衣彼苾芻於十日內前所得衣應持後所得衣應捨等或可翻此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二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三日等得衣准事應知若苾芻一日得二衣乃至二日等得衣應同前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皆泥薩祇波逸底

迦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衣若前若後應持一衣餘皆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皆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衣二日已去亦得衆多衣作法同前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得罪同前此等皆是由前洩後相續生過故若苾芻犯泥薩祇衣此衣不捨其不經宿罪不說悔若得餘衣皆犯捨墮若苾芻其泥薩祇衣雖捨而不經宿罪不說悔餘所得衣並犯捨墮若捨衣經宿而罪不說悔得所餘衣並犯捨墮由前洩故若苾芻畜長衣已犯捨墮不爲三事凡所得衣若鉢鉢絡水羅腰條乃至隨有所

律
卷之七
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得沙門資具養命之緣也。薩祇波逸底迦由前洿故若捨衣經宿其罪說悔得所餘衣並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如此初戒所明犯相三事法式自餘諸戒相似之事更不重言其不同者隨事別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六

音釋

閃失冉切闡齒善切犍椎梵語也此云鐘亦云磬又凡瓦木銅鐵鳴者皆曰犍椎犍
巨音切銜黃絹切餌而志切痊瘳痊此緣切瘳丑惟音地銜自矜也
酷苦沃切懾失氣切攜戶圭切臻湊臻側詵切至也
會古猛切犢也也犢惡也也犢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離三衣學處第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三衣隨安居處所得衣財浣浣刺已內衣袋中繫縛使牢寄主人苾芻便著上下二衣遊行人間既去之後主人苾芻爲彼藏舉曝曬開張多有作務遂廢讀誦攝念思惟省事苾芻便生嫌賤咸作是語如何苾芻多畜長衣妨他正業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爲諸苾芻讚歎

少欲杜多正行告諸苾芻我觀十利廣說如前爲諸
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
那衣復出於三衣中離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泥
薩祇波逸底迦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是時具壽大迦葉波亦住此
城西尼迦窟此時僧伽同一褒灑陀界時諸苾芻至
十五日褒灑陀時並皆現集惟待大迦葉波時大迦
葉波從窟發來路經賢雨河遇河瀑長渡水之時大
衣被濕便緌去水曬曝待乾遂便晚至往褒灑陀處
於大衆中就座而坐時諸苾芻白迦葉波曰我等諸

人至褒灑陀日並已詳集惟待尊者何故晚來時具
壽大迦葉波對大衆中具述前事我迦葉波年邁衰
老大衣厚重擎負誠難爲斯來晚我今不知其事如
何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諸苾芻應
與大迦葉波苾芻年邁衰老作不離僧伽胝羯磨若
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與鳴犍椎集衆已下至四
人得爲作法時迦葉波苾芻隨其大小爲敬事已在
上座前蹲踞而住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迦
葉波苾芻年邁衰老今從衆僧乞不離僧伽胝法唯
願僧伽與我迦葉波苾芻年邁衰老不離僧伽胝法

慈愍故如是三說時諸苾芻應作白羯磨

廣如百一羯磨中具

通

若其僧伽與彼苾芻作不離僧伽毘法已應著上

下二衣人間遊行勿致疑惑是時舍利子亦在此會坐便白諸苾芻曰我有風患僧伽毘重不能擔荷其欲如何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汝等應與舍利子爲有風患作不離僧伽毘法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如常集衆乃至四人應入衆乞准迦葉波乞法及羯磨應作說得法已同前遊行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少欲知足杜多功德爲最端嚴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後是隨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

已竟羯恥那衣復出於三衣中離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除衆作法泥薩祇波逸底迦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有四句差別廣如前說言離一一衣者於僧伽毘唄咀羅僧伽安咀婆娑三衣之中離一一衣異界而宿乃至明相出除僧羯磨泥薩祇波逸底迦此犯捨物同前作法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一二多舍村

牆籬塹圍繞 伎樂外道舍

鋪店及樓場

堂車船林樹 皆有四不同

於四威儀中

護衣應善識

有一舍村二舍村多舍村牆圍村籬圍村塹圍村一村有一勢分有多勢分多村有一勢分有多勢分一家有一勢分有多勢分多家有一勢分有多勢分如是應知若伎樂家外道家若鋪店樓及場堂車船林樹皆有一多勢分四種不同云何一舍村謂山野人同居一舍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盡舍內外有一尋又復齊其春擣炒磨食噉飲食聚會之處亦名勢分若苾芻衣在舍中身居勢分或衣居勢分身在舍中明相出時此無有犯若置衣舍內及勢分中身居異處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明相出時得泥薩

祇波逸底迦一舍旣爾二舍亦然云何多舍村謂村內人家門無次第撩亂而住此齊幾何名爲勢分爲異爲同答此村無勢分有異無同離衣分齊據家爲准云何牆圍村謂村四面以牆圍繞此齊幾何名爲勢分謂盡牆內外有一尋又復齊其雞飛墜處又齊懷慙媿人便利之處是其勢分餘如前說云何籬圍村謂村四面以籬圍繞此齊幾何名爲勢分謂盡籬內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十二肘梯所及之處又齊六牛竹草廻轉之處是其勢分云何塹圍村謂村四面以塹圍繞此齊幾何名爲勢分謂盡塹內外有一尋

又復齊其牛羊足塵所及之處又齊棄糞掃時麤大
甌石所及之處是其勢分云何一村有一勢分謂於
此村有一園林一神廟衆集之處是謂一村有一勢
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謂盡園林外有一尋又復齊
其春擣炒磨食噉飲食聚會之處是其勢分云何一
村有多勢分謂於此村有多園林多神廟衆集之處
是謂一村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爲異爲同
答此無勢分但齊室中說云何多村有一勢分謂此
多村有一園林一神廟衆集之處是謂多村有一勢
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村中並是外各一尋又復齊

其春擣炒磨食噉飲食聚會之處亦名勢分云何多
村有多勢分謂此多村有多園林多神廟衆集之處
是謂多村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爲異爲同
答此無勢分餘並如前云何一家有一勢分謂此家
中惟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一家有一勢分事並同
前一舍村說云何一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家
長兄弟分別是謂一家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
分謂齊門來更無勢分云何多家有一勢分謂諸家
中惟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多家有一勢分云何多
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齊幾

何名爲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伎樂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一家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安置竿鼓琵琶簫笛撩理供具聚會飲食處來亦是勢分云何一伎樂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是謂一家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何共何別謂據彼兄弟所居分齊共謂安置旛竿處來云何多伎樂家有一勢分謂此諸家惟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多家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爲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安置竿等

並名勢分云何多伎樂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齊幾何名爲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外道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同一見解無別意趣此之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齊曬曝牛糞安置柴薪皮服軍持祠祀篲杓火鑪呪祭春禱飲食聚會處來云何一外道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見解意趣不同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謂齊此詞云何多外道家有一勢分謂諸家中同一見解無別意趣此之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齊曬曝牛糞等處云何多外道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見

解意趣不同此之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
一鋪有一勢分謂此鋪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
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貨物計稱量度
交易之處云何一鋪有多勢分謂此鋪中有多家長
兄弟分別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謂交易坐牀云何多
鋪有一勢分謂此諸鋪惟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
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貨物等處云何多
鋪有多勢分謂此諸鋪多有家長或兄弟分別此齊
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店有
一勢分謂此店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

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小麥大麥油麻小豆粟
米粳米劫貝絲綿衣裳等物計稱量度交易之處云
何一店有多勢分謂此店中有多店主或兄弟分別
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著物板牀處云何
多店有一勢分謂此諸店唯一店主兄弟不分此之
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麥豆等物云何
多店有多勢分謂此諸店有多店主或兄弟分別此
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樓
有一勢分謂此樓中有一樓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
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聚會飲食處來云何一樓

有多勢分謂此樓中有多樓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安置梯處云何多樓有一勢分謂此諸樓有一樓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聚會飲食云何多樓有多勢分謂此諸樓有多樓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場有一勢分謂此場中有一場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安置穀麥筐斗之處云何一場有多勢分謂此場中有多場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場界畔云何多場有一勢分謂此諸場有一場

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安置穀麥云何多場有多勢分謂此諸場有多場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堂有一勢分謂此堂中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謂繫牛馬處剉草棄糞所及之處云何一堂有多勢分謂此堂中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到門內云何多堂有一勢分謂此諸堂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謂繫牛馬處剉草棄糞所及之處云何多堂有多勢分謂此諸堂有多堂主或兄

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車有一勢分謂此一車有一車主兄弟不分
此之勢分謂駕車行住中間總是外有一尋食噉飲
食繫牛剉草棄糞及處云何一車有多勢分謂此一
車有多車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
車輓何共何別共謂軾處云何多車有一勢分謂此
諸車有一車主兄弟不以此之勢分謂駕車行處云
何多車有多勢分謂此諸車有多車主或兄弟分別
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
船有一勢分謂此一船有一船主兄弟不以此之勢

分謂船行住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謂繫船處食噉飲
食云何一船有多勢分謂此一船有多船主或兄弟
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船邊云何多船有一
勢分謂此諸船有一船主兄弟不以此之勢分謂船
行住云何多船有多勢分謂此諸船有多船主或兄
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林有一勢分謂此林中有一林主兄弟不分
此之勢分謂此林內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
採莖之處食噉飲食云何一林有多勢分謂此一林
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林

來云何多林有一勢分謂此諸林有一林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採華及處云何多林有多勢分謂此諸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此無勢分云何一樹有一勢分謂枝葉交密所及之處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於五月日正中時樹影及處若無風時華葉果子墮落之處及天雨時水滴及處云何一樹有多勢分謂樹枝葉疎散不交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是齊樹根云何多樹有一勢分謂此諸樹枝葉相交覆所及處中間總是云何多樹有多勢分謂此諸樹

各各相離枝葉不交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苾芻有犯無犯爾時具壽鄔波離曰佛言世尊大德若苾芻行住坐臥時齊幾許來是離衣勢分佛言如生聞婆羅門種庵沒羅樹相離七尋華果茂盛此七樹間有四十九尋齊此已來是行苾芻不失衣分齊過此便失若住坐臥時但一尋內若二界中間臥時衣角不離身來是其勢分若苾芻離衣宿應爲三事犯不犯文並如前說

一月衣學處第三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衣有得青

衣不卽作衣但知舉畜更望餘者若得如是相似之物我當作衣如青旣然黃赤白衣及得厚薄亦皆貯畜時少欲苾芻共生嫌賤云何苾芻多畜衣物積而貯畜不肯作衣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具問諸苾芻諸苾芻言實爾世尊訶責廣說如前我觀十利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前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得非時衣欲須應受受已當疾成衣若有望處求令滿足若不足者得畜經一月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衣已竟羯恥那衣已出有四句廣如前說言得

非時衣者何者是時何者非時若住處不張羯恥那衣者一月謂從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若住處張羯恥那衣者五月謂從八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是名時餘名非時若有望處者謂衣少更求得畜一月者謂有望處於父母兄弟姊妹師主等處當與我衣若五年會若六年會若頂髻會若盛年會我當得衣若足者善若三衣隨一不足者得齊一月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有望無望處 望斷不同衣 新故糞掃衣

條數肘量等

若苾芻月一日得少青色衣未作而畜有希望處若得如是同色衣時我當作衣卽於是日得同色衣彼苾芻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法若不持不捨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不得餘衣二日方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彼苾芻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法若不持不捨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十日不得餘衣十一日不得十二日不得乃至

十九日不得衣二十日方得餘衣卽應如前作法若不作法犯捨墮若苾芻二十一日不得餘衣乃至二十九日得餘衣三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分別若不持不捨不作分別三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由前得衣相染續故如得青色衣旣爾得餘色衣事皆同此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無別望處便作是念若得如是同色衣者我當作衣卽於是日得同類衣時苾芻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分別若不作法者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波逸底迦若一日不得餘衣二日得衣乃至三十日

得衣廣如前說如得青色衣既爾得餘色衣等事皆同此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有希望處然希望處時節長遠不稱所求無力能得或於是日得青色衣於十日內應作衣如是廣說乃至三十日方得餘色衣事同前說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有希望處其所望處雖未得衣心不斷絕或於是日得青色衣如前廣說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情有希望若所望處皆斷絕者彼苾芻所得之衣於十日內應持應捨如前廣說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有幾種衣佛言有二種一新二故新謂

新織故謂曾經四月著用鄔波離復有五種衣一有施主衣二無施主衣三往還衣四死人衣五糞掃衣云何有施主衣謂有女男半擇迦爲其施主云何無施主衣謂無女男半擇迦爲其施主云何往還衣如有死人眷屬哀念以衣贈送置於屍上送至燒處既焚葬已還持此衣奉施僧衆云何死人衣於屍林中死者餘衣無主攝受云何糞掃衣此有五種云何爲五一道路棄衣二糞掃處衣三河邊棄衣四蟻所穿衣五破碎衣復有五種一火燒衣二水所漬衣三鼠嚙衣四牛嚼衣五妳母棄衣若苾芻得新衣欲作衣

者應浣洙裁縫兩重爲僧伽胝兩重爲尼師壇一重爲唄咀羅僧伽一重爲安咀婆娑若苾芻二重爲僧伽胝時若欲更著第三重者貼時得惡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若苾芻於新僧伽胝擲去舊裏擬將別用擲時得惡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便犯捨墮若苾芻於新僧伽胝擲去其裏浣洙縫治還欲安此者無犯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不安了者得泥薩祇如僧伽胝既然於尼師壇事皆同此若苾芻有新唄咀羅僧伽貼第二重貼時得惡作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安咀婆娑亦復如是若苾芻得故衣

欲作衣者應浣洙裁縫四重爲僧伽胝四重爲尼師壇兩重爲唄咀羅僧伽及安咀婆娑若苾芻於二重唄咀羅僧伽及安咀婆娑若欲更著第三重者貼時得惡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若苾芻於此重衣若欲擲去或安不安有犯無犯廣如上說若苾芻得有主衣無主衣往還衣死人衣准其新故重數應知若糞掃衣時隨意重數作無齊限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僧伽胝有幾種條數云何佛告鄔波離有九種別云何爲九謂九條十一條十三條十五條十七條十九條二十一條二十三條二十五條

鄔波離初三種衣二長一短次三種衣三長一短次三種衣四長一短應作應持過此已上便成破納鄔波離白佛言大德衣之大小有幾差別佛言僧伽胝有三謂上中下上者豎三肘橫五肘下者豎二肘半橫四肘半二內各中若唄咀羅僧伽及安咀婆娑亦有三種謂上中下量如僧伽胝說鄔波離復有二種安咀婆娑豎二橫五豎二橫四若極下安咀婆娑但蓋三輪是持衣中最小若泥薩祇衣最極小者但齊從橫一肘若苾芻犯捨墮應爲三事廣如上說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使非親尼浣故衣學處第四之一

爾時菩薩從覩史天下託生劫比羅城淨飯王家于時四方有大名稱云釋迦族生太子在雪山邊分踰河側劫比羅仙人所住之處去斯不遠有婆羅門仙人各阿私多善解占相王召觀察授記有二種瑞若在家者爲轉輪王化四天下爲大聖主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主子圓滿有大威力勇健無雙能降怨敵盡斯大地窮四海邊無諸盜賊亦無酷罰以法理人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以正信心從家至非家當得成佛

應正徧知名聞十方弘濟羣品是時所有諸國大王
皆悉聞知釋迦太子生在雪山乃至名聞十方弘濟
羣品各作是念我今宜往承事太子當於後時受其
福祿又作是念今我無緣能見太子若我承事淨飯
王者卽爲承事太子身也時諸國王咸皆遣使并持
國信至淨飯王所後時菩薩養在深宮年漸長大由
見老病死故心懷憂惱遂往林中屏棄人事時諸國
王聞是事已咸作斯念我今所以事淨飯王者意事
太子而今太子旣往林中情求出離我今何事徒爲
費損於是使人及諸國信悉皆斷絕時憍薩羅國勝

光大王與淨飯王國界隣近信物雖絕使尚往還於
時時遣使相問所遣使人是國大臣名曰密護是
時密護至淨飯王所論國事已便於大臣鄔陀夷舍
而爲停止若淨飯王遣使往問勝光王時使遣大臣
鄔陀夷往時鄔陀夷至室羅伐城見勝光王論王事
已於密護舍而爲停止時密護有婦名曰笈多顏貌
端嚴人所樂見是時鄔陀夷便與笈多共行非法時
彼密護聞婦與鄔陀夷私有交密便作是念此二惡
人當斷其命後更思念我若殺者擾亂王城爲大驚
怖如何爲此罪過婦女殺婆羅門耶卽便捨而不問

後於異時密護身死時勝光王以無子故所有資財收入王庫時鄔陀夷聞斯事已便作是念我今存在如何令彼笈多無所憑託便於夜中思利害事曉便往詣淨飯王所作如是白王與勝光王國界隣接見有如是不穩便事應遣使人往彼籌度若不問者當招禍敗王便報曰若如是者卿當爲使往彼商量時鄔陀夷即便往詣室羅伐城作如是念我今爲當先見大王先見臣耶作是念已復更思量求事之法理從下起即便往至國大臣所陳其本意云我啓王欲取笈多幸願仁恩助我言及大臣聞已然可其事時

鄔陀夷即便詣勝光王所共論國事即白王曰幸願大王賜與停處王曰卿已曾來何處停止白言我先停在密護之舍王曰今者宜應還停彼處便白王曰密護身死王曰家主雖死宅豈死耶鄔陀夷曰宅雖不死產業皆無王命臣曰可覓停處安鄔陀夷鄔陀夷出已臣白王曰豈鄔陀夷更無停處然彼先與笈多交通本意緣斯欲爲啓白王今若能攝受此人卽是攝受淨飯王矣時勝光王卽令使者命鄔陀夷至便告之曰鄔陀夷我實不知卿與笈多先有交密今以笈多與卿爲婦宅及財物亦並相供時鄔陀夷拜

謝而去是時笈多聞鄔陀夷來詣其舍卽出當門大聲啼哭鄔陀夷至門問笈多曰何意啼泣笈多報曰我之所愛夫主身亡仁豈於今亦當棄我鄔陀夷曰我本相爲而來至此已白王訖汝及家資悉皆相與汝爲此住爲向劫比羅城笈多自念我今若往劫比羅者婆羅門婦不存我命我今宜應留住於此於其本宅是時鄔陀夷便有兩宅一在劫比羅一在室羅伐城爾時菩薩於六年中一無所有修苦行已後便隨意欲受上妙飲食卽以飯食及諸酥油徧塗身體以暖湯水而爲沐浴遂便往詣勝光聚落二牧牛女

所一名歡喜二名喜力受十六倍乳糜飽足食已復詣善行男子所取吉祥草時黑龍王讚歎菩薩向善提樹下手自布草不令撩亂跏趺而坐端身正意心念口言若我諸漏未斷盡者我終不解此跏趺坐是時菩薩未解跏趺衆惑皆盡爾時世尊降伏三十六億魔軍兵已證一切智受梵王請往婆羅痾斯三轉十二行法輪度五苾芻及以隨五苾芻已卽便行詣白氈林中度六十賢部令住見諦又至勝光聚落度二牧牛女亦令見諦又至烏盧頻螺林側度千外道出家受具又至伽耶山頂現三神變教化令住安隱

涅槃又至杖林令摩揭陀主頻毗娑羅王住於見諦
并度八十百千諸來天衆無重百千摩揭陀國婆羅
門等大至王舍城受竹林精舍亦與身子目連出家
受具次往室羅伐城受逝多林給孤獨園次至憍薩
羅說少年經令勝光王得見諦已住逝多林時勝光
王遣使持書往淨飯王所白言大王王今慶喜太子
已證無上正覺亦令有情同食甘露今現住在逝多
林中時淨飯王聞此信已以手支頰懷憂而歎往日
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常遣使問其安不使者
尋還報我住處比令使問竟無一還今者云來逝多

林內其事如何時大臣鄔陀夷前詣王所便白王曰
大王何故以手支頰懷憂而住王曰我今豈得不懷
憂耶往日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常遣使問其
安不使者尋還報我住處比令使問竟無一還今有
信云一切義成太子證無上正覺亦令有情同食甘
露來逝多林寧不憂也時鄔陀夷卽白王曰若如是
者臣爲使去持信還歸王曰卿今去矣還於彼住亦
不歸來鄔陀夷曰奉大王命臣必重來時淨飯王自
裁書曰

始從受胎後 我養於世尊 煩惱火恒燒

常希最勝樹 今既長成已 徒衆數無邊

餘人受安樂 惟吾獨辛苦

書了印訖與鄔陀夷時鄔陀夷持王勅書往室羅伐至世尊所奉上勅書世尊受書便自披讀時鄔陀夷白世尊曰世尊能向劫比羅城不佛告鄔陀夷我共汝去時鄔陀夷憶昔太子踰城出家父王頻召竟不還國重白佛言必若世尊不肯歸者我今有力自強將去爾時世尊聞斯語已即說仰他報鄔陀夷曰

生死愛網若全除 此即誠無將導者

世尊威力無處所 汝何方便能將去

生死愛網若全除 此即將無全導者

世尊境界無處所 汝何方便能將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舍耶卷第十七

音釋 鄔陀夷 聞佛世尊說仰陀已 頂禮佛足 白佛言

世綏 練結切 擎 渠京切 僧伽 梵語也 此云重 僧伽 梵語也 此云重

不羅僧伽 梵語也 此云重 僧伽 梵語也 此云重 僧伽 梵語也 此云重

陀曬曝 曬所戒切 曝 蒲沒切 曬 蒲沒切 曬 蒲沒切 曬 蒲沒切

切車中所 擣 他歷切 涼 其亮切 庇 女黯切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五百五十一個該銀三兩三錢九分八厘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頭龍山識

至彌釋釋也 白蘇蘇也 汝汝也 竟竟也 本本也 尊尊也 界界也 無無也 與與也 恒恒也 必必也 何何也 式式也 與與也 誰誰也 去去也
坐坐也 與與也 誰誰也 全全也 綱綱也 此此也 唱唱也 誰誰也 無無也 全全也 尊尊也 香香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使非親尼浣故衣學處第四之二

爾時鄔陀夷聞佛世尊說伽陀已頂禮佛足白佛言
世尊我欲還宮白父王知佛告鄔陀夷爲佛使者理
不應然鄔陀夷白佛言爲佛使者其事如何佛告鄔
陀夷凡出家者方爲佛使鄔陀夷言我願出家然爲
要契事須還報淨飯大王我今且去佛言待出家已
方報前信鄔陀夷言善哉我今出家然而世尊爲菩
薩時生生之處於二師二親及尊重類有如法教令

曾不違逆由此因緣言無違者時鄔陀夷白佛言我
今出家佛告舍利子汝與鄔陀夷出家令其長夜永
得利益舍利子言如是世尊便與出家并受圓具所
有行法略並告知時鄔陀夷既受教誡禮舍利子已
詣世尊所禮佛雙足白佛言世尊我已出家佛言汝
今可去然而造次勿入王宮宜至其門立而告曰釋
迦苾芻今至門外若喚入者卽應隨入彼若問言更
有諸餘釋迦苾芻不答言更有若問一切義成太子
亦作如是形狀耶答言亦作如是形狀汝亦不應宿
王宮內若問一切義成太子宿王宮不答言不宿問

何處宿止答言或阿蘭若或毗訶羅若問一切義成
太子欲來此不答言欲來若言何時欲來答言過七
日後方來至此時鄔陀夷禮佛而去爾時世尊神力
加被令鄔陀夷如伸臂頃卽至劫比羅城立王門外
告守門者曰爲我白王釋迦苾芻今在門外門人問
曰更有諸餘釋迦苾芻不報言更有門人卽便入白
王曰大王釋迦苾芻來在門外得令入不王言喚入
我觀釋迦苾芻其狀如何門人引入既至王所王識
顏狀問言鄔陀夷汝今出家報言我已出家王便問
曰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狀答言大王亦同此

狀時淨飯王無始劫來恩愛情重聞是語已即便悶
絕投身擗地以冷水灑良久乃甦從地起已問鄔陀
夷曰一切義成太子欲來此不答言欲來何時欲來
過七日已方來至此時王即便命諸臣曰一切義成
太子過七日已欲歸故居卿等應可修飾城隍莊嚴
道路宮中內人亦令灑掃太子欲來鄔陀夷言世尊
不住王家及內宮裏王曰何處居停答曰或阿蘭若
或毗訶羅王告諸臣曰卿等往阿蘭若處屈路陀林
同逝多林造一住處有十六大院院六十房是時諸
臣奉王命已遂往阿蘭若屈路陀林同逝多林造十

六大院院有六十房然大王教令隨言卽成諸勝天
人舉心事辦相應定力意念皆就於此城中街衢巷
陌屏除諸穢以栴檀香水而徧灑之處處皆有殊妙
香供懸衆繒綵建立幢幡布列香華誠可愛樂猶如
帝釋歡喜之園時諸大衆久懷渴仰瞻望世尊企想
而住爾時世尊在逝多林命大目連曰汝今宜往告
諸苾芻如來欲向劫比羅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
子相遇者應持衣鉢時大目連受佛教已告諸苾芻
曰諸具壽世尊欲向劫比羅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
父子相遇者應持衣鉢隨從世尊時諸苾芻既承告

已俱來從佛爾時世尊自調伏故調伏圍遶自寂靜
故寂靜圍遶解脫解脫圍遶安隱安隱圍遶善順善
順圍遶離欲離欲圍遶阿羅漢阿羅漢圍遶端嚴端
嚴圍遶如栴檀林栴檀圍遶猶如象王象子圍遶如
師子王師子圍遶如大牛王諸牛圍遶猶如鵝王諸
鵝圍遶如妙翅王妙翅鳥圍遶如婆羅門學從圍遶
猶如大醫病者圍遶如大軍將兵衆圍遶猶如導師
行旅圍遶猶如商主商客圍遶如大長者人衆圍遶
如諸國王大臣圍遶猶如明月衆星圍遶猶如日輪
千光圍遶如持國天王乾闥婆圍遶如增長天王鳩

槃荼圍遶如醜目天王龍衆圍遶如多聞天王藥叉
衆圍遶如淨妙王阿蘇羅衆圍遶猶如帝釋三十三
天圍遶如梵天王梵衆圍遶猶如大海湛然安住猶
如大雲黶黶垂布猶如象子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
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爲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
光一尋朗逾千日安步而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
大悲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尊者阿
脊若憍陳如尊者高勝尊者婆瑟波尊者大名尊者
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葉波尊者名
稱尊者圓滿等諸大聲聞及餘人衆徃劫比羅漸次

而行至盧呬多河時諸苾芻或有洗濯手足或嚼齒
木或濾淨水或時澡浴是時劫比羅城所有人衆聞
一切義成太子今欲來至皆大歡喜竟共奔走往屈
路陀林時淨飯王於寬廣處敷設牀座以待太子是
時乃有無量百千大衆雲集或有先世善根共相警
覺或有情生喜樂作如是念爲父禮子爲子拜父耶
時佛世尊便作是念我若足步入城中者諸釋迦子
各起慢情共生不信作如是議一切義成太子大有
所失昔時去日百千天衆隨從空中於劫比羅城圍
遶而去今者獲得無上妙智更乃足步而還欲令諸

人息輕慢心故我今應以神變入劫比羅城爾時世
尊隨心所念入三摩地旣入定已於座不現共諸苾
芻涌在虛空猶如滿月共相圍遶亦如鵝王舒翼而
住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廣現神變爾時世尊先於東
方入火光定現種種焰青黃赤白紅頗胝色或現變
神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東
方旣然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次攝神通於虛空中高
七多羅樹時諸苾芻但高六樹世尊高六苾芻高五
佛五衆四佛四衆三佛三衆二佛二衆一佛一衆與
六人等佛六衆五佛五衆四佛四衆三佛三衆二佛

二衆一佛一衆便居地世尊去地高踰一人行空而去并與無量百千俱胝人天大衆圍遶而去至劫比羅城時淨飯王既見佛已頭面禮足說伽陀曰

佛初生時大地動 瞻部樹影不離身

今是第三禮圓智 降伏魔怨成正覺

時諸釋迦及餘大衆見淨飯王禮佛足已情生不忍共相唱言云何尊父禮子之足時淨飯王告諸釋子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當時菩薩初生之日大地震動放大光明普照世界其色晃曜過於三十三天於世界中間黑暗之處日月威光之所不及當爾之時

並蒙光曜彼處所有舊住有情蒙光曜已互得相見共作是語仁等有情亦居此處爾時我見希有事已便禮佛足又復菩薩曾往田中觀諸產業於瞻部樹影結跏而坐遠離欲界惡不善法有尋有伺得喜樂定入初靜慮日已過午其餘諸樹影悉東垂惟瞻部樹影而獨不移蔭菩薩身爾時我見希有事已復禮佛足此是第三禮世尊足爾時世尊於苾芻衆中及諸大衆就座而坐時淨飯王復禮佛足對面而坐此是第四禮世尊足時諸釋迦於屈路陀林中殊妙之處敷設勝座并上供養以待世尊及苾芻衆爾時世

尊詣彼林所於大衆中就座而坐時淨飯王卽以種
種盡世微妙殊勝供養供佛僧已時淨飯王白飯王
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百千諸來大衆禮佛足已在
一面坐或有諸人但爲合掌復有諸人遙望世尊默
然而坐時淨飯王卽以伽陀而問佛曰

佛昔在王宮 出乘象馬輿 云何以雙足

遊於棘刺中

世尊報曰

我以神足通 自在乘空去 周行大地盡

煩惱刺無傷

王復問曰

昔衣上妙服 容色多光彩 今著麤弊衣

如何得堪忍

世尊報曰

慙愧爲上服 被著甚端嚴 見者起歡心

寂靜居林野

王復問曰

昔食香稻飯 盛以勝金盤 乞匄噉麤疎

云何得充濟

世尊報曰

我食微妙法 味與定相應 蠲除飲食貪
慙物故哀受

王復問曰

昔昇妙樓殿 隨時以自安 比在山林中
云何不驚怖

世尊報曰

我斷怖根本 煩惱悉蠲除 雖處林野中
永絕諸憂懼

王復問曰

昔在王宮內 沐浴以香湯 比居林野中

牟尼以何浴

世尊報曰

法池福德津 清淨人所歎 智者於中浴
去垢不露身

王復問曰

昔日在王宮 金瓶灌水浴 比在江池處
何器以澆身

世尊報曰

我浴淨戒水 灌以妙法器 智者共欽讚
能淨身心垢

爾時世尊以妙伽陀答淨飯王已次觀大衆意樂隨
眠界性差別稱彼根機而爲說法其聽法者所謂白
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百千諸來大衆同聞妙
法得預流果或得一來果或得不還果或有出家斷
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或發獨覺菩提之心或有發起
無上菩提之心自餘諸衆皆令歸依三寶住正信中
時淨飯王由極歡喜故未得見諦淨飯王及諸大衆
禮佛足已恭敬而去其淨飯王更於夜中作如是念
惟我一子有此威德餘無及者爾時世尊知淨飯王
心之所念欲令降伏家宗慢故至天曉已便命大目

連曰汝當觀察愍念父王目連白佛言唯然世尊卽
便執持衣鉢詣淨飯王所時王旣見目連來至便唱
善來命之就座是時目連卽如所念入三摩地旣入
定已隱身於座涌現空中時大目連先於東方入火
光定現種種焰青黃赤白紅色頗胝迦色或變神通
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東方旣
然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次攝神通現於本座時淨飯
王白大目連曰世尊弟子更有如是大威德類如尊
者不時大目連卽爲父王說伽陀曰

牟尼聖弟子 皆有大威德 三明及六通

無不具足者

時淨飯王便作是念非惟我子有大威德於餘亦有如是苾芻具大神力前起慢心卽便除斷是時淨飯王復作是念今者世尊惟人供養不見諸天時大目連知王念已便白王曰大王我今還欲往世尊所白言隨意時淨飯王亦詣佛所爾時世尊知父王念卽於屈路陀林悉皆化作蘇頗胝迦時淨飯王欲東門入門人報曰大王勿入王曰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純爲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答曰大王我是東方持國天王時淨飯王便往南門欲見

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純爲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答曰我是南方增長天王時淨飯王便往西門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純爲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答曰我是西方醜目天王時淨飯王便往北門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純爲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答曰我是北方多聞天王爾時世尊便以神力加被淨飯王令於門外見佛世尊於諸天衆說微妙法時淨飯王見是

事已便作斯念今佛世尊非惟人衆之所供養亦爲諸天而來親奉令淨飯王慢心息已便攝神變時大目連引淨飯王入見世尊旣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隨淨飯王及餘諸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隨其根機而爲說法令淨飯王以智金剛杵摧破二十身見高山得預流果旣證果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所證非高祖所作亦非父母所作非王非天非沙門婆羅門非諸宗親之所能作我依世尊善知識故方獲斯事於捺落迦傍生餓鬼三惡道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能盡未來生死邊際乾竭血淚巨海越

度白骨大山無始已來曾所積集身見窟宅並見除棄證斯妙果大德於生死流我今得出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爲鄔波索迦惟願世尊慈悲鑒察我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斷有情命乃至不飲諸酒頂受世尊所制學處時淨飯王禮佛而去便詣白飯王所報言太子可受王位彼便報曰有何意耶王曰我今見諦不能爲王問言何日報言今日彼便報曰我於世尊初來之日卽於彼時我得見諦次往斛飯王後往甘露飯王所冀稱王位彼悉自云我已見諦淨飯王曰若如是者我今欲灌誰頂令受王位彼便報曰釋迦童

子名曰賢善可稱王位時淨飯王即便灌頂以其王位受與賢善爾時世尊及苾芻僧衆於日中入王宮內受其供養時淨飯王作如是念今佛弟子外道千人心雖端正身非嚴好由昔苦身形容瘦悴云何得令世尊門徒容儀可愛觀相生善若令釋種種隨世尊方是端嚴人共尊重時淨飯王集諸釋種而告之曰諸君當知一切義成太子若不出家者當何所作彼皆報曰作轉輪王又問曰君等作何報言我等稱臣皆爲從者王復告曰今一切義成太子證甘露法亦令有情同食斯味仁等何因不爲隨從彼皆報

曰我今出家王曰各隨汝意諸釋子曰爲全家並去爲當家別一人王曰家別一人時淨飯王即便提鐘宣令普告諸釋種中家別一人出家奉佛若不肯者必招咎責卽於是時釋種之中賢善無滅等五百釋子悉皆出家如世尊說若捨貴族而出家者多獲利養時五百釋子苾芻極招利養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諸釋子本爲解脫而求出家今捨少欲耽著財利世尊欲令絕利養故卽便旋往室羅伐城在逝多林如昔安住時具壽鄔陀夷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巡至故二笈多之宅在門而立是

時笈多遙見鄔陀夷來瞻其顏狀知是故二卽便以手搥胸而告之曰鄔陀夷仁今何意棄我出家鄔陀夷曰賢首如我世尊爲菩薩時便捨寶女耶輸陀羅瞿比迦密伽闍等六萬姝女而爲出俗誰能共汝塵垢之面而沉溺耶笈多報言鄔陀夷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答曰善哉笈多報言我今收斂家業尋當出家鄔陀夷曰宜疾勿遲遂捨而去然鄔陀夷於時時中數來看問告笈多曰汝未出家彼便報曰我之家業尚未收斂鄔陀夷曰要待憍薩羅國煨燼之後汝之家業方可了耶笈多報言今卽收斂明當出家時鄔

陀夷便作是念我於今時由昔俗累尚被黑鉢同梵行者所輕況復令彼出家更招譏議云六衆苾芻度苾芻尼便生追悔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往王舍城既至彼已安居坐夏是時笈多付家業已便於他日往逝多林問諸苾芻曰彼向何處苾芻問曰彼者是誰報言聖者鄔陀夷諸苾芻報曰彼以遠趣王舍大城彼旣聞已卽便啼泣苾芻問言笈多何意啼泣報言聖者鄔陀夷令我棄俗許與出家我旣付囑家產彼便遠捨而去我今不居俗舍復非出家寧不憂惱有人報曰爲剃刀故彼向王城欲取新刀剃汝新髮于

時苾芻尼衆爲請教授來逝多林見彼笈多行啼憂
悵問言笈多何意啼泣笈多具以前事告苾芻尼諸
尼報曰汝誠無識豈有苾芻度苾芻尼耶還令尼衆
度汝出家可隨我來至大世主喬答彌處度汝出家
時諸尼衆便將笈多至大世主處白言聖者此之笈
多情願出家時大世主卽與出家時鄔陀夷在王舍
城作如是念我爲護惜諸黑鉢者故不與笈多出家
我多喪失腰條雜物資身之具若餘黑鉢度笈多出
家者乃至暫欲見我亦無由得雖及安居情常不樂
時有摩訶羅苾芻從室羅伐城夏安居已來至王城

時鄔陀夷於竹林精舍外近大道邊瞻望而住遂遙
見彼老苾芻來髮若荻華眉長下覆偃肩垂臂徐步
而行時鄔陀夷便作是念比之來者何上座耶旣相
近已告言善來善來上座老苾芻云敬禮阿遮利耶
敬禮鄔波馱耶時鄔陀夷見無軌則不識二師卽知
定是摩訶羅也遂將入寺問言爾何從來報言從室
羅伐來時鄔陀夷便生是念若我先問笈多消息聞
者譏醜我應次第而問汝摩訶羅旣從彼來得知世
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在室羅伐爲夏安
居彼便報言世尊無病安樂在彼安居又問苾芻苾

5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律
有本高二十七卷見金剛經卷十八
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衆並得無病安樂如常所
居於時時中奉覲世尊聽正法不答言所問之人並
得安隱亦時時中來聞正法又問住位了教憍陳如
住位迦葉波住位舍利子大目連等諸餘尊宿大世
主喬答彌及勝光王長者仙授故舊鹿母毗舍佉善
生夫人悉得無病安樂住不答言並安樂住又問汝
識長者婦笈多不答言我識彼是大德鄔陀夷昔日
之妻鄔陀夷曰彼豈今時尚爲長者之婦答曰已出
家訖鄔陀夷問曰誰與出家報言是大世主鄔陀夷
便作斯念既是出家或容再面即便喚言摩訶羅且

來濯足時鄔陀夷取彼衣鉢掛在極高象牙牀上遂
多與油令塗手足報言今此房中有食有利宜當安
隱歡意而住彼便報言我不樂住時鄔陀夷便持鎖
鑰而付與之告言如世尊說苾芻不應空棄住處捨
之而去摩訶羅此是鎖鑰汝自當知說是語已即便
涉路漸至室羅伐城逝多林內灑掃房宇以輦牛糞
而塗拭已便掩半扇偃臥牀上作歌詠聲而誦正法
時有苾芻尼爲請教授而來至此諸尼聞此諷誦之
聲識其響韻即便共往鄔陀夷所問言大德往時走
去比何處來答言我前須往王舍城中尼問知已即

便歸寺告笈多曰汝今喜滿阿遮利耶現已來至笈
多問曰若箇阿遮利耶報言是鄔陀夷笈多曰因何
是我軌範之師我豈從彼而受學業諸尼報曰汝無
識人多有諸尼與大苾芻共相繫屬汝今宜往問其
安不彼卽具持屑香及油澡浴之物往詣彼房扣問
而喚鄔陀夷問曰扣門者誰報曰我是笈多鄔陀夷
曰善來善來長者之婦隨意當進是時笈多入而告
曰大德我今豈是長者婦耶我已出家問言誰復與
汝而爲出家報言聖者大世主與我出家鄔陀夷曰
我有他事須向王城汝復何緣急求離俗彼便報曰

豈非大德前作斯語汝當收歛家業我度汝出家我
依斯教付囑家產大德棄我遠向王城若大世主不
度我者我誠非俗亦非出家鄔陀夷曰我豈當時自
貽重擔許言教汝今且可坐爲汝說法禮已便坐端
心聽法時鄔陀夷卽爲說法說法之時卽便追念昔
時所有歡笑之事問笈多曰汝憶往時在某園林天
祠之處食嗽如是美妙飲食談話之時欲意便起欲
心旣起情多錯亂凡智慧女人有五不共事表知男
女有欲盛心無欲盛心笈多覺知鄔陀夷欲心熾盛
告言聖者我暫須出事了還來鄔陀夷作如是念此

爲便利而欲出耶遂令暫出笈多出已撩舉袈衣急走而去時鄔陀夷聞其走聲卽便出外隨後而去喚言禿沙門女走向何處復更急趣生支觸體其精遂泄欲心旣歇徘徊而住笈多知已亦復還來報言聖者我若許者我非苾芻尼仁非苾芻鄔陀夷曰姊妹如世尊說若自護者卽是護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云何自護卽是護他自能修習多修習故有所證悟由斯自護卽是護他云何護他便成自護不惱不悲無怨害心常起慈悲愍念於物是名護他便成自護笈多報曰聖者可脫袈來我當爲浣時鄔陀夷卽以

衣付是時笈多見衣精已便生悔心卽便自念我之身分未有聖者鄔陀夷所觸所見我不順彼實非善事作是念已陪發洙心如佛經中說伽陀曰

諸有耽欲人 不見於義利 亦不觀善法
常行黑暗中

時彼笈多欲心亂故取精一帝置於口中復取一滴投女根內有情業力事不思議時有中蘊有情是最後生而來依託笈多之身便爲浣衣諸尼見問笈多具答其事諸尼更問我言謂汝爲求勝法往大德處寧知更有此惡事耶笈多報曰彼之大德是持戒者

自出家後我之身分曾不重觸諸尼報曰不觸身分尚有斯事如其觸著汝欲如何諸苾芻尼知其事已往白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尼無犯波羅市迦旣其有娠應安屏室與食供給無令闕事當生其子名童子迦葉波於我法中而爲出家斷諸有漏成阿羅漢我弟子中辯才巧妙善能宣說最爲第一爾時世尊遂作是念若有苾芻令非親族苾芻尼浣故衣者有斯過失世尊以此因緣如前廣說乃至我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使非親苾芻尼浣浣浣打故衣者泥薩祇波

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若更有餘如是流類言親族者謂從七祖父母兩人已來皆是親族過此便非苾芻尼者謂是笈多故衣者七種衣中隨是一數云何爲七一者毛二者芻摩迦三者奢搦迦四者羯拈死迦五獨孤洛迦六高詁薄迦七者阿般蘭得迦言浣者下至水浸浣者下至一入色打者下至手一打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非親族尼作非親族想令浣故衣犯捨墮浣打亦如是於三事中或令三事俱作或令作二或令

作一又於三中隨一爲初使非親尼皆得本罪若非親尼疑亦捨墮罪若是親尼作非親想得惡作罪若是親尼而起疑心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從非親尼取衣學處第五之一

爾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中如佛所說若捨貴族而出家者多獲利養然諸釋種旣出家已利養豐多彼於衣服常事料理長衣長鉢絡囊腰條並多貯畜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此諸釋子本求解脫而爲出家於出離因悉皆棄捨不修善品耽著財利我今應

爲說法令捨財利世尊時時爲其說法彼諸釋子不能見諦世尊復念何因緣故釋子出家不能見諦皆由耽著財利資生雜物我今若作訶責治罰者釋子苾芻無由開解應示諸佛正覺調伏善巧化度之儀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安居三月之內宴默而住勿令苾芻輒來見我除一苾芻爲我請食者除長淨日時諸苾芻謹受佛教衆共立制於此夏安居內苾芻不得輒見世尊除一苾芻爲佛請食者及長淨日若違制者我等令其作波逸底迦罪說悔爾時世尊於三月內宴默而住無一苾芻

輒得見佛除請食人及長淨日時有苾芻名曰小軍
於王舍城作前三月安居佛於室羅伐城作後月安
居是時小軍三月滿已隨意事了并作衣竟執持衣
鉢順杜多行與諸門徒端嚴整肅往室羅伐城旣至
彼已小軍苾芻安置衣鉢洗手足已詣世尊所時六
衆苾芻遙見小軍苾芻來世尊所共作是說此客苾
芻破僧伽制復有說云我當令作波逸底迦罪說悔
時小軍苾芻詣世尊所徐扣門扇佛與開門小軍入
已禮世尊足在一面坐世尊常法見客苾芻來歡言
慰問汝從何至何處安居佛見小軍歡言慰問汝從

何至何處安居小軍白言大德我從王舍城來於彼
安居世尊問曰王城苾芻已作隨意白言已作世尊
問曰小軍何意汝自端嚴端嚴圍遶小軍白言大德
若有人來見求於我欲出家者我便報言汝善男子
當住阿蘭若常乞食但三衣糞掃衣樹下坐我爲讚
歎如是等事若言能者我度出家若言不能令隨意
去若有欲受圓具或求依止或求讀誦或學如理作
意寂念思惟來求我者皆如前報若言能者隨彼所
求圓具等事若言不能令隨意去由此緣故我身端
嚴門徒亦爾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小軍汝能誓度無

量人天利益無邊諸有情類來求法者令得安樂小軍當知若能讚歎杜多功德者則爲讚歎我身無異若有毀訾杜多功德者卽是毀訾我身何以故小軍我於長夜讚歎稱揚如斯出要杜多功德然汝不應違僧制令小軍白佛言我實不知此處僧伽作何制令世尊告曰小軍我安居時告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安居三月之內冥默而住勿令苾芻輒來見我除一苾芻爲我請食者及長淨日時諸苾芻受我教已又共立制於此夏安居內苾芻不得輒見世尊除一苾芻爲佛請食者并長淨日若違制者我等

應令作波逸底迦罪說悔小軍白佛言大德我身是客彼是主人自立制令豈及於我佛告小軍無問客主僧伽制令咸須遵奉然我從今爲客苾芻制其行法凡客苾芻入寺之時卽應先問舊住苾芻曰具壽今此寺中僧伽有何制令若問者善若不問者得惡作罪若主人報者善若不報者亦惡作罪佛告小軍然阿蘭若苾芻與其饒益免依僧制若阿蘭若人欲見我者無問時節隨意來見并與十三杜多功德相應者亦隨意來見若糞掃衣人但三衣人此二與衣相應常乞食人次第乞食人一坐食人鉢乞食人不重受食

人

此五與食相應

住阿蘭若人樹下居人露處住人隨處住

人屍林住人

此五與處相應

常坐人

此一與策進相應

小軍當知斯

等諸人隨情見我是時小軍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
行禮佛而退時六衆苾芻即便往詣小軍之所自言
具壽可見容許我欲詰問小軍報曰具壽五部罪中
隨意當詰報言汝犯波逸底迦罪須如法說悔小軍
答言具壽我不見罪報云汝豈不見破僧制耶答曰
僧伽有何制令卽如前所制具以告之小軍曰具壽
世尊告我云小軍我與蘭若苾芻作其饒益免依僧
制隨意入見坦他揭多時彼釋種諸出家者聞斯說

已各生是念諸仁當知具壽小軍在王舍城夏安居
了來見世尊卽得承事親共言談我等在此而不能
得親奉承事此意卽是由見多貪損斥於我我等宜
於長衣鉢物觀之如病如癰如箭當棄除之時諸釋
子苾芻咸作是念我等宜將所有長衣鉢等向具壽
阿難陀所隨有言教我等奉行時諸釋子苾芻各各
自持長衣長鉢絡囊腰條諸資具物至阿難陀所作
如是語善哉大德我等有此長衣鉢等資生之具願
爲哀受時具壽阿難陀報諸釋子苾芻曰仁等且住
待我當爲白世尊知時具壽阿難陀便詣佛所禮雙

足已在一面立具以其事而白世尊佛告阿難陀可
爲受取置一大房并語諸苾芻若有闕乏資具者隨
意取用時具壽阿難陀唯然受教卽還詣彼諸釋子
處受其所有長衣鉢等置大房中以爲一聚告諸苾
芻曰若闕乏者隨意於此取其衣鉢時諸釋子於彼
長衣視如癰箭旣棄捨已遠離多求樂修少欲卽便
共往詣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音釋

擗毗切亦

企遣爾切舉踵望也

屏息屏必切屏息謂屏除氣息也

春音慎

濾

良豫切澹去

比迦梵語也此居太切

密伽闍梵語也此鹿子

煨爐煨烏回切

擗毗切

獨孤

獨孤

獨孤

獨孤

煨爐火

恒不安切

偃俯也

杙與職切

擗毗切

獨孤

獨孤

獨孤

獨孤

獨孤

洛迦紆有

高詒上毛綫也

薄迦丁咸切

阿般蘭得迦北方地名

阿般蘭得迦

阿般蘭得迦

阿般蘭得迦

阿般蘭得迦

阿般蘭得迦

阿般蘭得迦

其處有此衣也又釋云卽是絲綃之衣也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八計字八千
三百八十五個該銀三兩九錢九分八厘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願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從非親尼取衣學處第五之二

爾時薄伽梵由小軍苾芻故觀諸釋種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爲說當機微妙之法令彼五百釋種苾芻卽於座上自證圓滿破無明殼斷三界惑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八解成就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各生疑念而白佛言希

有世尊有何因緣由小軍苾芻故遂令五百釋種苾芻遠離多貪求少欲行得殊勝果度生死海昇涅槃岸究竟令住安隱之處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我於今時離欲瞋癡無愛無取於諸我慢悉皆除遣脫諸有支得一切種智證無上覺由小軍故讚歎少欲令五百釋種出生死海證大涅槃此未希有汝諸苾芻如我往昔具欲瞋癡有愛有取於諸我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不遣除輪迴有支未得解脫非一切智亦由我爲小軍讚歎少欲呵責多貪令此五百人得五通具足此之因緣汝等當聽於過去時婆羅痾斯國

有王名梵摩達多爲大法王時世豐樂人物熾盛無諸鬪戰于戈征罰邪僞惡人共相侵害亦無災橫及諸病苦稻蔗牛羊在處充足等觀兆庶猶如一子時王夫人名曰妙梵於此城中有一大池亦名妙梵時王無子爲求子故祈禱世間一切諸神及同生天希望後嗣世俗皆云由乞求故獲得子息此誠虛妄若由乞求得子息者於一人咸有千子如轉輪王此事旣無故知是妄但由三事現前方有子息云何爲三一者父母有淨心二者其母腹淨應合有娠三者應受生者中有現前具此三緣方有男女其王一心

求子而住子時有一有情於無上菩提誓願修證從地獄出託娠妙梵夫人諸慧女人有五別智廣說如上時彼王妃覺有娠已情生歡悅遂曰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大王光顯國位今我有娠現居右脅觀此相狀是男不疑時王聞已卽大歡慶廣說如上乃至胎成常令適悅時大夫人發如是念善哉我欲於城東門廣行福施如是南西北門及以城內普行福施獄囚繫閉咸皆放捨時大夫人以事白王王聞是已皆如所願四城門內廣施無遮所有獄囚並皆釋放夫人旣遂所求此念便息夫人復生是念我

今欲往華苑林泉暫爲遊觀王隨出觀此念便息復生是念我今欲往妙梵池中名華徧布共諸姝女乘船而遊曰王知已爲作輕舟置於池內卽命夫人并諸姝女乘船遊翫旣至船所便誕一男得宿命智顏貌端正見者歡喜身色如金廣說如上乃至此兒今者當立何字諸親議曰今此孩子生在水中應與立字名曰水生時王卽以太子授八乳母廣說如上乃至如蓮出池是時水生太子旣長成已作如是念我何處死在衆合獄曾作何業我昔於人趣六十年中曾爲太子由作種種諸惡業故墮地獄中今處人道

生在王家此非善處若得爲王還墮地獄遂便詭設方便身不起行現孿雙相水生太子當誕之日五百大臣悉皆生子各取當時瑞應而爲立名旣漸童年堪能入出大臣並將屢至王所時諸童子王令歡戲共爲跳擲王旣見已便作是念水生太子若不雙者亦在此中共爲跳戲今我太子雖知跛雙終立爲王爾時水生聞斯語已便作是念王今無事苦見恩逼今我復應瘕而不語後於異時五百童子漸能言說俱至王所王復生念我之太子若不瘕者亦能言說先時各作水生太子旣瘕復雙因卽喚爲瘕雙太子

水生之號人不復稱王於異時以掌支頰長歎而坐諸臣見已俱白王曰大王何故以掌支頰似帶憂懷王曰我於今時寧不憂歎我旣爲王富盛自在稱尊海內男女俱無雖有一兒身殘瘕雙是時大臣各命醫人俱會一處令觀太子何病所中時諸醫人共觀太子無別病狀來白王曰大王我等詳觀太子諸根明利更無病狀此恐多是情有憂懼所以不言時梵授王聞醫說已遂設方便欲使起行復令其語卽命魁膾於屏私處而告之曰我此瘕雙太子於大衆前遣汝將殺汝可將去不應卽殺膾者曰謹奉王命時

王對衆人前卽以太子付彼膾者遣令依法是時膾者便抱太子置寶車上從城中出詣屠膾所時瘞斃太子四顧城中見其富盛而發言曰今此城中爲空荒無物爲有人居是時膾者聞是說已尋將太子還付大王曰言今此太子作如是說時王便抱瘞斃太子置在懷中告曰誰是汝讎我爲擯殺誰是汝友我當惠之是時太子聞是語已瘞而不答時王復命膾者還將殺却膾者奉命同前將去太子于時見一死屍四人輿去而發言曰此爲死而更死爲活而死耶是時膾者聞斯語已還將付王王復同前置在懷中

次第而問太子亦復瘞而不對王復同前付彼令殺將出王城是時太子見大穀聚作如是說此大穀聚若先不食根本者是時膾者聞斯語已還將付王王復同前次第而問太子亦復瘞而不言王復同前付彼令殺命膾者曰汝可疾去往彼屍林宜以太子埋於坑穽時彼膾者同前將去向深摩舍那掘地爲穽是時太子說伽陁曰

何意御車者 於此疾穿坑 我問當速答
穽坑何所爲

膾者報曰

大王生一子 口瘧不能行 爲此遣穿坑

欲埋無益子

是時瘧蹇太子作如是念此魁膾者情懷礪毒手持利劍惟欲殺人斷他命根以爲活業心便驚怖或容以我填棄深坑如是思已告膾者曰若其父王隨我願者我當口語足步還城是時膾人心生希有馳走白王王曰若太子須王位者我卽與之況餘所求不隨其意于時大王大喜充滿告諸臣曰卿等卽宜治掃街衢香華徧布懸繒旛蓋極令嚴好如有言曰國主所出言 或復諸天類 及諸證定者

隨意事皆成

時諸臣等卽奉王教莊嚴城郭悉令妙好于時無量百千人衆雲集街衢企望太子步還城邑是時瘧蹇太子足步還城至大王所禮父王足說伽陀曰

大王今當知 我非瘧蹇者 亦非愚騃類

畏苦故須然 我有足能行 有口分明語

恐入惡道苦 故作如是事
王曰愛子若如是者何不言說足步而行怖懼之言有何意趣太子白言

願王當善聽 我爲說因緣 我於前世時

曾經六十歲 得爲王太子 具受五欲樂
由斯六十歲 墮在泥黎中 備受諸苦惱
不可以言說 業盡方得出 重獲於人身
我憶如是事 恐墮地獄中 定不願爲王
放我之林野

王曰愛子本作祠祀及修勝行設諸施會供養仙人
冀得子息以紹王位汝今何故捨而出家太子曰
我不求受欲 怨諍由是生 願修真梵行
斯能壞怨敵 我不求受欲 猶如於毒果
願修真梵行 常食甘露藥

王曰

世間所愛樂 惟王是極尊 何故汝今時
捨之求離俗

太子曰

終能生苦者 此不名爲樂 要求真樂處
能令苦皆盡 願王今放我 捨俗往林中
王曰愛子汝今身處樓觀香華郁烈牀褥柔軟寢息
安寧絲竹音聲而爲賞翫上妙衣服披著以時甘美
餚饌隨情而食若出家者住止山林寢臥枯葉狐狼
虎豹吼叫相驚皮草爲衣根果克食水皆熱濁欲飲

無由汝今何意棄捨尊榮樂居林野太子曰

寧住林野鹿皮衣 虎豹同居食根果

不作國王恒殺罰 來世善果共相違

願王放我隱山林 畢想勤修涅槃路

王曰愛子先當爲我斷彼三疑後欲出家未爲難也
汝見城中所有富盛作如是語今此城中爲空荒無
物爲有人居汝何密意作如是語太子曰大王當聽
王今無事令人殺我竟無一人稱理而說王今何爲
殺斯太子我緣此意故作斯語王曰善哉汝又第二
見輿死人便作是說爲死而更死爲活而死耶汝何

密意復作斯語太子曰大王當聽若人自作惡行而
身死者此謂死而更死若人自爲善行而身死者此
謂活而身死我緣此意故作斯語王曰此亦善哉汝
又第三見大穀聚復作斯說若先不食根本者汝何
密意復作斯說太子曰大王善聽彼諸耕人從他貸
穀食而作業後時穀熟積成大聚債主來索多並還
他如若先時不食他物便成大聚人亦如是由行十
善方獲人身若更造惡不修於善前世善根卽便銷
盡善根盡故亡失善道與此相違卽不亡失我緣此
意故作斯語王聞語已告言愛子此更善哉時王卽

便抱持太子哽噎流淚告言汝已決意志不可移今隨汝情修行善業我亦於後隨至山林時梵授王命諸臣曰若我太子不出家者當是何人諸臣報曰當爲國王卿等諸子復是何人報言是隨從者王曰太子今旣出家卿等諸子何不隨從諸臣曰言謹奉王命令其出家去城不遠有一靜處有五通仙人稟性慈悲哀憐一切是時太子與五百人出婆羅痾斯將諸侍從至仙人所求哀出家時彼仙人並隨其願旣出家後勤教要法太子不久獲得五通後時仙人命過太子便依喪禮焚葬其屍是時瘧瘧太子於五百

人躬爲訓導瘧瘧太子其名遂隱瘧瘧大師勝號彰著時瘧瘧大師作如是念何意五百弟子不得五通豈不由彼多畜鹿皮樹皮廣停祭器水器雜菜根果繁以自供養體常勞五通難證我今若作訶責治罰者彼五百人無由開解宜可示其菩提薩埵無上善巧化度之儀爾時大師告諸摩納薄迦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三月內宴默而住勿令一人輒來見我唯除一取根果人并月十四日長淨之晨時諸弟子奉授其教衆共立制於三月內一人不得輒見大師唯除一供果菜人并長淨日若有違制我等令其作

波逸底迦罪說悔其師於三月內宴默而住無有一人輒得入見唯除採果及長淨日爾時大師於其住處見一飛鳥報言善來飛鳥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所覓食惟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惟滿腹作知足心次見一鹿報言善來野鹿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所覓食惟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惟滿腹作知足心時諸弟子聞師與鳥鹿言說各生是念豈非大師捨默然禁感詣師所禮已俱坐彼師默然不共其語時諸弟子復生是念豈我大師共傍生語不與人言卽便捨去復更有一婆羅門子名曰能施

遇來至此仙人遙見告曰能施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惟持一鹿皮衣一祭器我亦同爾汝所覓食惟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惟滿腹作知足心不同此處更有餘類多畜皮衣廣停雜器貯諸果菜求覓疲勞時諸弟子聞是說已各生斯念今我大師讚歎少欲毀訾多求觀此意趣便是由見多貪擯斥於我我等宜應於諸盈長皮衣雜器觀之如病如箭如癰棄之河內宜著一鹿皮衣雜器各一衆共許可各以雜物棄彼河中惟一供身俱詣師所師觀根器而爲說法皆證五通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勿生異念徃時

癡覺五通仙人卽我身是以菩薩行化諸有情往時五百弟子卽五百釋種苾芻是往時能施卽小軍是我於往時由能施故令五百人捨離多貪修少欲行獲得五通今時由小軍故令五百釋種苾芻捨棄貪求遵知足行具足六通成阿羅漢究竟安住寂滅城中汝等應知作純黑業者得純黑熟作純白業者得純白異熟作雜業者得雜異熟是故汝等應棄純黑及以雜業當可精勤修純白業觀此因緣汝當修學此是緣起然佛世尊未與苾芻制其學處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未遮苾芻尼

住阿蘭若時有諸尼往靜林中修習靜慮受勝定樂時蓮華色苾芻尼與其徒衆五百人俱往閼林中在一樹下半跏而坐入滅盡定是時餘尼至日晡後各欲還向室羅伐城有作是言聖者蓮華色我喚令起復有說言聖者具大威神或容在前入寺便不喚起各自歸還時蓮華色至日暮時出定徧觀諸尼盡去便作是念我爲入城爲當住此卽便入定時有五百羣賊行劫盜已至此林邊諸賊議曰半人分物半爲防守遂於林內見入定尼有云是木有云是人有云苾芻時彼賊中有還俗人報言是苾芻尼非苾芻也

餘人問曰爾何得知報言苾芻全跢尼則半跢此旣半跢明知是尼時諸賊徒生希有念君等當知如斯可畏大闇林中一苾芻尼能宿於此卽便往詣賊將軍所將軍問曰仁於林內頗見希奇事不答言見有如斯可畏大闇林中一苾芻尼能宿於此將軍聞已告防守人曰我試看之便見苾芻尼顏容端正人所樂觀寂定威儀觀而深敬歎曰今此林中有二可愛所謂朗月光明及苾芻尼容彩將軍曰宜應喚起我奉其食彼還俗人報曰此不非時食將軍曰林中苾芻尼有二可愛所謂容儀端正不非時食將軍曰令

其飲酒彼還報曰此不飲酒將軍曰於此林中復有二種可愛所謂苾芻尼顏容端正不飲諸酒將軍曰今我幸會遇上福田而竟不果施一食食便以貴價氎衣裹上妙食掛於樹枝作如是說卽如聖者容儀寂定無所不覺無所不知我今留此衣食幸願慈悲當爲受用作是語已捨之而去時蓮華色尼至天明已從定而起便見大衆行跡之處便入定觀見彼五百賊徒至此而去復觀於我無醜惡事不知無有過不復見裹食掛樹便作是念此由淨心敬信所致復作是念若更待餘授食之者恐禽獸來壞其淨施我

今宜可持此上食奉施僧伽然佛有教若尼惡觸苾芻是淨苾芻惡觸尼亦是淨遂卽自手持去詣逝多林六衆常法每一二人鎮居門首時鄔波難陀在寺門前經行而住遙見苾芻尼來問言大妹豈天未曉城門已開尼言大德我非城宿從閭林來報言大妹我曾晝日入彼林中起怖畏心身毛皆豎大妹如何獨住於彼手所持者是何物耶時苾芻尼具以緣告此時賊徒淨心留與鄔波難陀曰大妹由汝威儀賊生敬愛獲得此物彼若見我必當與杖令負物去鄔波難陀告言大妹若有得此新好白氎刺作兩重僧

伽厭衣少欲而住修諸善品誠亦佳矣尼言聖者須此衣耶答曰必若有餘隨情處分答言且住我持初食奉施僧伽迴來至此以衣相施鄔波難陀作如是念若更有餘黑鉢見者必乞此衣我無由得報言大妹可住於此我當爲喚受初食人尼便許可時鄔波難陀卽入寺中見受食人無事而住報言具壽施主在門擔食辛苦汝今無事閑住房中宜可急行受其施食彼便持器往詣寺門就苾芻尼受取初食尼與食已展白氎衣施與鄔波難陀旣得衣已喜而呪願曰汝所施物是心瓔珞爲心資助定慧莊嚴得人天

道隨情受用勝妙衣服終至無上安隱涅槃卽便捨
去時蓮華色苾芻尼便作是念我今爲向本處爲禮
世尊我今已來當禮佛足便詣佛所禮世尊已在一
面坐時苾芻尼五衣破碎世尊見已告阿難陀曰苾
芻尼衆於安居時足利養不阿難陀白佛言足佛言
何意蓮華色尼五衣破碎阿難陀曰大德此苾芻尼
深信堅固意樂淳善其所得物於三寶中咸皆喜捨
來從乞者不逆其意今日此尼得好大氎施與尊者
鄒波難陀佛告阿難陀苾芻於非親族尼處受取衣
耶阿難陀曰苾芻受衣佛告阿難陀然非親苾芻不

生是念此苾芻尼具五衣不隨所與時悉皆受取若
親苾芻則不如是見其闕乏不肯受衣爾時世尊告
阿難陀曰於大房中貯衣之處應取五衣與蓮華色
苾芻尼時阿難陀奉佛敎已便取五衣授與蓮華色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廣說乃至於毗奈耶
制其學處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從非親苾芻尼取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世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已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大
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家產如毗沙門王便於同望
族娶女爲妻雖久共居竟無男女情懷憂悵作如是

念我今舍內多有珍財無一紹繼我死之後所有資
產以無子故沒入王家來世路糧又未修集以手支
頰長歎而住其妻問曰何故情懷憂悵支頰而住報
言賢首我今寧得不憂具述其事妻曰云何修習來
世資糧報言賢首若能以好飲食供養佛及僧食已
人人各奉一雙上好白氎是謂修習來世路糧預前
安置妻言何故不爲是時長者往詣佛所禮佛足已
在一面坐世尊爾時卽爲長者演說妙法示教利喜
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從座而起整衣一肩合十指掌
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并苾芻僧伽明當宅中受我

微供世尊默然受之長者知佛爲哀受已禮足而去
時彼長者於其夜中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旦敷座席
并安水器令使往白世尊時到世尊於日初分著衣
持鉢與苾芻衆隨從而去至彼長者設食之處就座
而坐長者旣覩佛僧如法坐已便以上妙飲食手自
供養極令飽滿旣澡漱已奉佛及僧人各一雙上妙
白氎時彼長者取卑小席於世尊前聽受妙法佛隨
根性示教利喜爲說妙法呪願頌已從座而去是時
長者隨佛出已旋繞三匝禮足而退於高樓上修捨
施念告其妻曰賢首應生極喜我已多作來世資糧

妻便報曰仁今雖作我未修營長者報曰今所修福豈非共有妻曰雖知共有然我情願請大世主及苾芻尼僧伽就宅食已人施一雙上好白氎此卽是我來世資糧長者告曰善哉善哉隨汝意作時長者婦卽便往詣大世主苾芻尼所頂禮雙足在一面坐聽妙法已從座而起白言聖者及苾芻尼衆唯願哀愍明就我家廣如前說乃至淨澡漱已時長者婦便以大箱盛妙白氎在上座前開之而住時大世主作如是念世尊制戒不許苾芻尼受上妙衣服我今若受便違學處若不受者障施主福諸苾芻尼失其利養

尼衆各念若大世主受此衣者誠亦善哉時大世主知衆心已作如是念世尊亦應緣此事故聽受好衣時大世主總爲受衣爲長者婦作呪願伽陀已從座而去詣世尊所如常威儀具以前事而白世尊佛告大世主善哉善哉我未許者汝已知時從今已去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爲換易時大世主奉佛教已禮足而去至尼住處分與上衣報言世尊有教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易取麤者隨意受用時苾芻尼受得衣已往逝多林共諸苾芻欲爲換易時十二衆苾芻尼便持貴衣至六衆所報言聖者

世尊有敎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爲換易
今者宜可取此好衣與我麤者六衆報曰姊妹直爾
持施我尚不受況復共爾愚昧無識不自由者爲換
易耶諸餘尼衆各隨自意持所得衣詣老苾芻所逆
如上事以衣共易老苾芻言姊妹且住我當問佛時
彼苾芻往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有苾芻尼持好衣
財來至我所求換麤者不知如何佛言我聽苾芻從
尼受衣除換易換衣之時令苾芻尼歡喜無恨爾時
世尊讚歎持戒少欲知足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
是隨開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從非親苾芻尼取衣者除貿易泥薩祇波
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親非親義衣有
七種廣如上說除貿易者易得無罪泥薩祇義捨悔
之法並如上說此中罪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非親
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從彼取衣得捨墮罪若苾芻
於親族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得惡作罪又無犯者
若苾芻尼將衣施僧或爲說法故施或爲受圓具時
施或見被賊故施或時買得或換易得此皆無犯若
苾芻尼衆人共識多獲利養便持衣物到苾芻前以

衣置地作如是語聖者我今多有如是財物幸願慈悲爲我納受作是語已棄之而去取亦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從非親居士乞衣學處第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告曰賢首我欲持諸貨物往詣他方交易經求冀存家業妻曰年少之時宜受欲樂衰老之日方可求財夫言賢首少壯之時能忍辛苦凌冒寒暑正合求財至老年衰坐而受用妻作是念我不勸爲而自求作當隨其意報言任自經求便卽爲

辦所須路糧周給資遣彼持貨物往詣他處其妻於後作如是念我之夫主辛苦經求受諸寒熱飢渴等苦皆是爲我求覓財物我今不應端坐而住便往市中買好劫貝撚爲上縷織成妙氎種種香熏置於篋內時彼長者經求獲利還來本居其妻作好香湯令夫洗沐開箱取氎而授與之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先所留飲食之直縱令全賣亦未得此衣問曰賢首汝於何處得此上衣答言且宜著之彼便爲著更問曰何處得衣妻曰且當先食食已還問何處得衣妻遂以緣具告夫曰善哉賢首我作求覓人汝爲守護

者善營家業如斯不久舍內資財必當豐贍妻曰此衣是我辛苦營得但自被著勿與餘人答言可爾時彼長者信心淳善往逝多林禮世尊足從城出時守門人見便作是念觀此長者所著上衣今日定當多獲財利是時六衆多住寺門時鄔波難陀見長者來觀其衣服作如是念看此長者著好衣服所求財利必得隨情我今若不留得此衣者我不更名鄔波難陀卽便唱言善來長者仁何處來猶如初月久而方現報言聖者我比興易遠詣他方近始歸還故來禮佛問言長者多獲利不答言隨時多少且免空歸報

言長者我已先知見池流出表水澄深目覩好衣知多獲利然汝比來常有貪心經紀無歇曾不修造來世資糧汝且可來當爲說法是時長者爲聽法故在一面坐鄔波難陀凡說法時若說持戒因緣其聽法者皆謂自身卽生天上若說布施因緣其聽法者乃至自割身肉持以奉施若說罪業因緣其聽法者卽謂自身現墮惡道鄔波難陀爲彼長者說施相應法彼生淨信問言聖者我幸得聞如是妙法有一雙白氎當以奉施鄔波難陀卽爲呪願汝所施物是心資等廣說如上旣呪願已卽從索衣長者曰衣在宅內

明日持來報言賢首如世尊說

修福宜應速 寧知明日存 終與死王軍

必定相遭遇

鄔波難陀曰長者汝所著衣極好白氎應持施我我當刺作兩重新僧伽胝少欲而住修諸善品福常資汝長者答曰非惜不與然而我妻先爲要契衣但自著必莫與人鄔波難陀曰長者我曾聞汝賢善淨信是大丈夫寧知汝今更隨婦語遂卽近前強抽一氎得已細觀返手搗面問言聖者何意如此答言汝有施福無受用福空壞架上無成衣用我若更得彼一

雙氎與此相似者用作僧伽胝汝福圓滿長者曰豈我露形而歸耶報言長者何假外儀將爲容飾但以性祛鄙恹慙愧爲衣無慙愧者雖著衣裳露體無別汝有觀衣不長者言有若如是者今此城中諸長者等身著觀衣手持麤杖放牧牛畜日暮而歸汝今亦可身著觀衣手中執杖隨他牛後以入城中諸人見時全無恚者卽強取下氎但著觀衣授與一杖逐牛而入門人問言長者向見出城著好白氎今還露體豈遭賊耶長者曰不遭餘賊但被聖者鄔波難陀爲我說法強奪衣將門人聞已極生譏罵時給孤獨長

者於日中恒將五百從人禮佛雙足并諸大德者宿苾芻旣至城門門人告曰長者雖復多諸僕從然須在意勿被賊偷長者報曰豈往給園中間有賊報言長者路雖無賊園中有之長者曰咄男子汝稟惡性如黑羊毛不可迴改今此路中佛及僧衆常所遊履雖經多載汝不變白門人報言長者世尊善逝及苾芻僧衆足所履塵我觀頂戴不敢耶然昨日晨朝有一長者著上衣服欲往給園時鄔波難陀爲其說法強奪將去令著儼衣隨牛而入口陳譏罵人皆共知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我於今日以此爲緣便往

給園時鄔波難陀見而告曰善來長者報曰我不善來鄔波難陀曰汝先有烟今時火發長者報曰如何令我不火發耶餘出家者咸欲捨貪大德所爲貪更增長鄔波難陀曰我作何事長者報曰豈非昨日有人欲來見佛仁爲說法強奪其衣令著浴衣遣隨牛入鄔波難陀曰世言諸天喜施餓鬼便遮長者報曰豈可彼人金瓶澍水持以相施鄔波難陀曰長者勿作多言若不忍受隨情制戒長者曰我豈捨之宜應且住鄔波難陀默然而住時給孤獨長者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今此聖衆有從非

親居士居士婦乞衣唯願世尊爲諸聖衆作憶念事
勿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爾時世尊聞長者語默
然許之長者知已禮佛而去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
僧廣如上說問鄔波難陀曰汝實從非親居士居士
婦乞衣耶答言實爾于時世尊種種訶責鄔波難陀
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於毗奈耶爲諸苾芻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
衣泥薩祇波逸底迦爾時世尊爲諸苾芻初制學處
佛在逝多林時有四十苾芻遊行人間被賊劫奪無
有衣服時諸苾芻共作是議如世尊制不許從非親

族居士若居士婦乞衣我於此處無有親族宜可還
向室羅伐城於同梵行者邊從覓衣服我等如何露
形而去議曰夜在道行晝當潛伏如是漸漸夜至寺
門時彼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聞扣門聲出見形
露告曰無衣外道非汝住處彼言具壽我非外道汝
是何人我是苾芻何處得有如是苾芻我被賊劫欲
遣如何問言汝名何等我是四十乞食苾芻報言善
來具壽便爲開門時諸苾芻競相供濟或與僧伽胝
或塼咀羅僧伽或安咀婆娑或僧脚崎泥婆珊耶波
咀羅濾水羅至天明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此緣故應除餘時餘時者若苾芻被奪衣失衣燒衣
吹衣漂衣此是時爾時世尊讚歎持戒乃至廣說告
諸苾芻前時創制今更隨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若復苾芻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除餘時泥薩祇
波逸底迦餘時者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乃至衣義並如上說乞者謂
從彼乞求言奪衣者謂被賊奪失衣者謂目失衣燒
衣者謂被火燒吹衣者謂風吹去漂衣者謂被水漂
有此難緣乞便無犯若異此者得時犯捨墮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事有三種謂價色量價者若苾芻不爲

難緣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

迦利沙波拏義已如上不與取

戒中辨說

若還得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者乞時惡作得便
捨墮如是增數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隨乞隨得
罪之輕重准上應知若苾芻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
拏直衣得二迦利沙波拏直衣乞時惡作得時無犯
如是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乞少得多有犯無犯
亦准應知色者若苾芻從他乞青色衣還得青衣乞
時得惡作得時招捨墮如青旣爾黃赤白色及以厚
薄應知亦然若苾芻乞青色衣得黃色者乞時惡作
得時無犯如是餘色厚薄更互相望應知亦爾量者

若苾芻從他乞五肘衣還得五肘乞時惡作得時捨
墮或乞五得十乃至五十等准上應知是各三事若
乞縷纒便得小片若乞小片他與寬衣皆無犯又無
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九

音釋

擣

畸	暑	古	吁
切丘	膳	外	爲
奇	也	切	切

變手臂足

攣間緣切 必益切 郢也切 坑也切 位切 餘也

切手
足不

能拘攣
馬疾語

也也
一 疔
疔

然乃殄切以指以指撼撼

膾

崎古屠切 膾外

也切
穿
略士

疾郢 坑也 切

也力
礫
切 禁

足錦
馬

語駭
癡駭

也切撚

以乃
指殄

撼切

也物

嶠
切丘

音
纒

織來
餘位
出切

也

卷之四

卷之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過量乞衣學處第七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作如是念我等所有經求之處皆由給孤獨長者啓請世尊制其學處我等假欲乞求狹小布巾尚無由得況寬大耶然佛世尊或因少欲苾芻乏衣服故有別開聽我今宜應覓少欲者共相憑附或緣彼故少有所獲卽便隨處求覓其人雖復周旋而未能見有人報云阿蘭若中有四十衆苾芻少欲而住卽

律
往詣彼寂靜林中見四十衆苾芻縫補破衣極生勞
苦時鄔波難陀報諸苾芻曰具壽我所聞事與見不
同比謂仁等四十衆苾芻在阿蘭若中受諸靜慮解
脫勝樂寧知在此惟補破衣艱辛亂意諸苾芻曰大
德我被賊劫鄔波難陀曰此不善事極受辛苦諸苾
芻曰大德何故見憂鄔波難陀曰我不憂仁愍彼盜
者爲貪心故枉行劫奪捨身之後當墮地獄設得爲
人受貧窮報諸具壽如世尊說汝等苾芻若人由行
偷盜數習力故命終之後當生地獄受諸苦惱設得
爲人衣食闕乏緣此事故我出憂言然諸具壽徒勞

艱苦縫此破衣新好氎布何不見乞諸人報曰誰捨
三寶勝妙福田於我貧人輒肯相施報言具壽世尊
每於處處讚歎仁等少欲知足有信心者皆樂供養
何不求乞答曰我欲何處求乞衣耶鄔波難陀曰若
無乞處何不請覓勸化之人彼能爲汝易得衣服答
曰何處得有衆所共識大德苾芻捨自善品爲我求
覓鄔波難陀曰我等六衆苾芻各有九弟子成六十
人共爲汝等求覓衣物汝若無違隨我意者我等門
人因此亦得多少衣服答曰共得衣服於我何違鄔
波難陀曰我等豈能自行乞食復覓衣耶若不辛苦

得飽食者可爲覓衣諸人報曰此亦善哉時鄔波難陀還至寺已灑足而進旣至房中思惟作何方便於此城中總能勸化惟除給孤長者不入其舍彼若見我常懷忿怒我今宜可先往貧家次行富舍後往勝光王宅及行雨夫人并勝鬘夫人仙授長者故舊居士毗舍佉母善生夫婦如是次第從彼乞求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鄔波難陀見已生念告諸弟子曰具壽明日汝等設有寺衆差使作務皆不須受報言我之二師少有驅使旣至明日令一弟子往喚四十衆苾芻仁等可來我爲求衣使者到彼見諸苾

芻悉皆入定使者便念誰能於此作麤獷心不觀後世觸誤定者令其驚覺卽便還至鄔波難陀所報言阿遮利耶彼皆入定誰能驚覺時鄔波難陀怒而告曰癡人無智汝今作此至誠豈卽盡諸煩惱遂便自往至靜慮堂以脚蹋門堂皆振動彼從定起問言大德何意如此報言汝四十人欲求衣服何故省事於此坐耶來可共去彼便報曰且少時住待嚼齒木鄔波難陀曰可來半路當嚼四十苾芻卽隨而去鄔波難陀便與門人共爲議曰諸具壽我等六衆猶如白象所至之處人皆競集我等不應老少依次羣衆而

去應可間雜前後別行卽隨議前進旣行半路嚼齒木已入室羅伐市中貧人行內叢聚而立鋪主問曰聖者今日有憂惱事耶報云我有憂事汝等頗聞有四十衆苾芻佛於處處讚歎稱揚少欲知足不報言我聞鄔波難陀曰此卽其人悉皆被賊劫奪衣服鋪人聞已各相告語諸君悉可持諸弓刀牌稍之類共執羣賊六衆告曰被劫已久賊散他方諸人告曰我欲何作六衆報曰可施與衣時彼諸人卽便收歛新故氎衣持以相施是時六衆束成大擔令諸少年荷將歸寺次至富人行中共聚而立彼同前問此如前

答諸人各各將貴價衣持以相施彼復還令送歸寺內次往勝光王所攢集而住時王見問答事同前王便命彼毗盧宅迦曰汝今宜應總請將帥可卽急去擒彼賊軍六衆曰言遭劫已久賊散他邦王曰若爾聖者欲何所作六衆報曰可施與衣時勝光王卽便人別各與十三資具勝妙衣服是時六衆卽令弟子同前擔去是時四十衆苾芻告鄔波難陀曰大德計所得衣我等周足勿復更乞鄔波難陀報曰具壽汝等皆是懶惰之人豈不共我先有誠言若於仁等無有違者我亦因斯爲諸弟子覓少衣服何故自足更

5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律

法苑珠林卷第三

不肯來時諸苾芻聞皆默然爾時六衆苾芻遂便將至行雨夫人勝鬘夫人仙授故舊毗舍佉母善生夫妻處各各問答具如上述時彼皆與十三資具上妙衣服所得衣處皆令弟子擔向寺中是時六衆報諸人曰世尊昨日與諸苾芻受他請食若於食處少百人者行便空缺爲施主所怪汝等當去滿彼食行亦當爲我送其鉢食時彼六衆遣諸人已自往寺中選取上衣置之一處其故破者爲四十分時四十人赴請食已還來寺中六衆食了告弟子曰汝可喚四十少欲人來彼皆來至鄔波難陀曰具壽我是汝等守

衣人耶宜各取衣彼見破衣共相瞻視六衆告曰汝等何故兩兩相看彼便報曰何因皆與破碎衣物鄔波難陀曰此用重疊作僧伽胝此縫作唄多羅僧伽及安唄婆娑僧脚崎等足得充濟何所嫌耶若意不滿相隨更乞答曰且得充足更勿求餘便各將此破碎之衣往蘭若中隨事縫補於其城邑衆皆普聞四十衆苾芻王及諸人七處皆得十三資具時有苾芻至蘭若中見諸苾芻各自劬勞補破衣服告言諸具壽我所聞事與見不同林中苾芻問曰所言何義報曰我聞仁等七處皆得十三資具何意今時還縫破

物諸苾芻報曰仁但耳聞我自肩負若爾何處得此
破碎衣裳時諸苾芻具以緣報苾芻聞已極生嫌賤
遂至住處白諸苾芻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
乃至問四十衆苾芻曰汝等實爾受他施物不知足
耶實爾世尊爾時世尊種種訶責不順正理心不調
寂讚歎稱揚順理調善廣說乃至爲諸苾芻於毗奈
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從非親居士居
士婦乞衣彼多施衣苾芻若須應受上下二衣若過
受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言奪衣等又並如上應受上下二衣者有二種上下
衣一苾芻上下衣二俗人上下衣苾芻上下者若是
新衣兩重作僧伽胝豎三橫五若泥婆珊豎二橫五
俗人上下者上衣長十一肘闊三肘下衣者長七肘
闊二肘應受者謂作心領受若過受者謂過前數乞
得衣時便犯捨墮釋名捨悔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
事云何若苾芻從他乞俗人上下衣時依量而得若
更乞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若乞苾芻上下衣時事
亦同此若從他乞俗人上下衣時縱減俗量不應更
乞若有長不却還主若從他乞苾芻上下衣時若少

不充苾芻衣量應更從乞若有長應却還主若俗衣少更乞若苾芻衣有長不還得罪輕重准事應識若無心擬過乞者乞時得惡作罪得物犯捨墮犯捨墮已更得餘物悉皆同犯廣說如前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知俗人共許與衣就乞學處第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先有自妻復行邪行其妻告曰仁者不應作此邪行之事其妻屢諫夫不隨語婦起瞋嫌共餘男子亦爲私合其夫每以家物贈彼私婦其妻亦以家物遺

彼邪夫夫婦兩人破散財物幾將略盡長者稟性暴惡打其婢使常與弊衣惡食告言由汝散我家資婢曰我實久知破散所以然而二俱家主不敢斥言時彼夫婦知婢譏刺俱懷慙愧並默無言時鄔波難陀知是事已便往詣彼長者宅中爲彼夫婦毀訾破戒讚歎持戒告言善男子善女人如佛所說邪行之人命終之後當墮地獄若得爲人妻不貞謹夫有邪念若離邪行命終之後得生天上若生人趣妻室貞良夫不邪念說伽陁曰

由聽能知法

聞法離眾過

聞法捨惡友

聞法得涅槃

時彼夫婦既聞法已俱捨邪行時鄔波難陀復爲夫婦廣述歸敬殊勝功德報言汝等二人更應善聽如佛所說

若歸佛陀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若歸達摩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若歸僧伽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時彼二人聞法歡喜深生淨信卽便歸依三寶彼爲讚歎五戒功德汝等善聽如佛說有五種大施何謂

爲五若離殺生偷盜欲邪行妄語飲酒是爲五種大施何故離此五事名爲大施由離五故得無所畏無諸怨結妻室貞良言則信受常不憍逸由此五故感無量樂常處人天故名大施時彼二人聞此法已倍生深信受五學處鄔波難陀令彼二人住歸戒已捨之而去時彼長者復於他日更以苦楚而打其婢妻曰仁者我未識業果之時常行苦楚今由聖者鄔波難陀善知識故令我識業果熟不應更行苦楚然諸世人自受業報貴賤無恒誰是奴婢從今已往勿行杖木夫言賢首善哉此說命其婢曰小女汝可澡浴

賜以新衣告曰應勤家業施汝無畏婢作是念此二
家長先皆不仁好行楚罰苦虐於我弊衣惡食尚不
充軀今者恩慈事同父母復更思念自從聖者鄔波
難陀入此舍後仁心撫育更不打我我今欲將何物
報聖者恩若於家中偷竊少物將報恩者家主若知
同前苦楚既無得處但懷媿心後於異時鄔波難陀
來爲夫婦說法而去時長者婦告其夫曰仁豈不知
聖者鄔波難陀是我等善友令捨惡業住善品中歸
敬三尊受五學處復能時時以法相授我等宜應奉
施多少長者問曰欲作何事妻曰施一白氎帔其婢

聞之便作是念我以此言持報聖者時鄔波難陀旦
入城中次第乞食至長者家婢見禮足告言聖者我
有善言欲以相報問言何事婢曰我家長者及以夫
人欲將上衣持奉大德鄔波難陀聞已生念世間所
有貪饗之人我當一數今聞獲利實稱本心然此婢
子雖有此言我更窮詰便帶瞋色報言小女汝以何
緣輒弄於我報言聖者豈敢相弄鄔波難陀報言小
女若言實者家長設瞋我勸容恕若其虛者多與汝
杖還同昔日報言聖者何事須疑但入宅中自當知
矣時鄔波難陀卽入其舍彼二夫妻見唱善來敷座

令坐既禮足已便取卑座跪而聽法爲說法已告言
長者許與大氎我今欲見時彼夫妻互相瞻視鄔波
難陀見而問曰何故仁等更互相看彼二答曰聖者
此是我等私屏之言誰當告知豈復聖者了他心耶
鄔波難陀曰我從少來持鉢乞食齒落髮白於斯小
事汝不信耶時彼長者便授與衣鄔波難陀受其衣
已周徧觀察即便翻手而帶憂相長者問曰聖者何
意如此報言長者汝有捨福無受用福惟堪拂履或
用簾窻置在笊竿自然破壞長者問曰欲何所爲報
曰更求好者施我作衣答言聖者更無可得報言可

買與我答曰我無價直報曰且爲賒買後當還價是
時長者復看妻面妻曰聖者鄔波難陀於我等處誠
有大恩可爲買衣遂所希望時彼長者即將鄔波難
陀往至市中詣一鋪所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我令鋪
主發動高心出上衣服報長者曰略觀此鋪多是貧
人寧容得有上好曰氎應向餘處別可求之是時鋪
主聞此語已便起高心出好上氎報言聖者何故相
輕試看此氎鄔波難陀曰實誠好物其價如何商人
報曰直五十迦利沙波拏鄔波難陀曰三十當報商
人曰誰當還價報言長者相還問長者曰何時當與

長者言某時當與商人曰善隨意將去長者卽便付與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報言長者無病長壽今所施物是心瓔珞是心資助定慧莊嚴得人天道乃至廣說鄔波難陀便持此氈往逝多林長者家貧不能依時還其氈價商人遂立長者於赫日中不聽其去有知識見問言何意住立日中爲有瘡病爲服酥耶報言我非瘡病亦不服酥債久不還被立於此問言何時負債豈汝祖父負他債耶報言由我於釋迦子生敬信心以衣見施嫌惡不受令買好者置此艱辛時彼知友聞此事已便起譏嫌沙門釋子貪求無狀

諸苾芻聞已具以其事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廣說乃至佛告鄔波難陀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隨他所施無知足心更換好物令彼辛苦白言實爾世尊如前種種訶責告諸苾芻我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共辦衣價當買如是清淨衣與某甲苾芻及時應用此苾芻先不受請因他告知便誦彼家作如是語善哉仁者爲我所辦衣價可買如是清淨衣及時與我爲好故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者謂鄔波難陀親非親等義如上說言衣價者謂金銀貝齒等辦者貯畜也如是衣者謂七種如上買者謂從他買言清淨者謂得如是堪受用衣與者謂施衣時某甲者謂鄔波難陀不受請者先未言許因他告知等者見他陳說往彼求衣強索其價爲好故若得衣時便犯捨墮此中犯相其事云何事有三種謂價色量云何爲價若苾芻從非親人得五迦利沙波拏直衣受時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索時犯惡作得時犯捨墮如是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隨覓隨得輕重准上應知是謂爲價云何爲色苾芻

得青色衣受時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索時得惡作得時犯捨墮如青旣爾乃至餘色准此應知是謂爲色云何爲量若苾芻得五肘衣時受取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同前得罪如是乃至多肘罪之輕重事並同前是謂爲量此泥薩祇衣捨衣方法事亦同前無犯者若乞縷纒便得小片若乞小片他與大衣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知俗人別許與衣就乞學處第九

佛在逝多林時鄔波難陀苾芻起犯因緣長者及婦

各與外人私通因爲說法捨惡修善事並同前但以
二人各辦衣價爲異令彼二價共爲一衣致使長者
受大辛苦苾芻以緣白佛乃至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各爲苾芻辦衣價買
如是清淨衣與某甲苾芻此苾芻先不受請因他告
知便詣彼家作如是語善哉仁者可共買如是清淨
衣及時與我爲好故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此
中犯相三種不同並如前說

過限索衣學處第十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鄔波難陀作如是念我等

所有經求之處皆由給孤獨長者啓請世尊制其學
處我等假欲乞求狹小布巾尚無由得況寬大耶然
我昔時共行雨婆羅門同一學堂從師受業我宜往
見或容與我多少衣物便就彼宅門人止之聖者勿
進報言賢首世尊制我五處不行唱令家姪女家酒
家王家屠膾家此家豈是五處耶門人報曰聖者何
須多作譏罵斯非唱令姪女等家然是婆羅門行雨
之宅報守門人曰男子汝宜入舍報婆羅門云大德
鄔波難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曰觀斯意氣似
從勝光王斷事處來報曰癡人爲報者善若更遲延

必當令汝招大杖罰門人自念看此形勢全無怖懼
不同餘者必有所由當爲報知勿受其辱卽便入報
大德鄔波難陀今在門外云須相見婆羅門曰喚大
德入誰復相遮門人聞已便作是念由此緣故豪望
沙門全無怖意卽便喚入婆羅門見遙唱善來敷座
令坐旣坐定已發美妙音讚歎施門殊勝功德若鄔
波難陀發喜悅心讚布施者諸有信心婆羅門等聽
法之時作如是念善哉妙法我等宜應割肉持施時
婆羅門聞法歡喜作如是語大德坐夏了日我當奉
施六十金錢鄔波難陀曰賢首無病長壽卽爲呪願

念所施物是心瓔珞乃至安隱涅槃卽辭而去時有
二苾芻從室羅伐至王舍城爲禮佛故詣竹林中是
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諸苾芻如來
欲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若有情願隨從行者可料
理衣服時阿難陀受教而去告諸苾芻宣世尊教時
二新來苾芻聞是語已憂心而住鄔波難陀問曰汝
二少年何意懷憂彼二答曰具壽阿難陀告諸苾芻
如來欲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若願去者當料理衣
服大德我適來至猶未解息如何便往室羅伐城時
鄔波難陀聞已憂惱作如是念我經多時纔蒙少施

寧知更有障礙事生至明旦已即便往詣婆羅門家到已就座而坐作憂悵聲說施功德時婆羅門問言大德前來說法美妙音聲今者似帶憂色其聲卑下願聞其故鄔波難陀曰賢首我經多時纔得相見今時不久即欲別離作是語已懷憂而住世有言曰

摩揭陀人聞聲解 憍薩羅國覩形知

半字便了五王城 待言方解餘邊國

時行雨婆羅門問鄔波難陀所說便作是念此不爲我離別生憂但爲六十金錢而起愁惱報言大德隨仁何處作安居了我當奉送六十金錢鄔波難陀曰

賢首無病長壽善哉施心始終堅固所爲福利當招勝果即辭而去爾時世尊大衆圍繞如餘廣說至憍薩羅往室羅伐住逝多林時有商客從此城出將諸貨物詣王舍城然王舍城古昔常法若於他處有大商旅至其國者王自看稅或令行雨大臣是時行雨看稅其物報商客曰汝若還歸室羅伐者當報我知答言爾商人交易既了詣大臣所報言我欲歸國即便付與六十金錢告言此物汝可將與大德鄔波難陀彼受物已作如是念若與行雨大臣先相識者彼定必是衆所知識大德忒芻我當於彼少爲利潤令

彼生喜可買細氎將向彼城往竹林中間苾芻曰何者氎衣堪苾芻著苾芻報曰賢首汝今豈欲施僧衣耶報言我無暇施然行雨大臣附我六十金錢與大德鄔波難陀我今欲以金錢買氎將去望稱彼心諸苾芻曰汝今定當輸其白氎并索金錢商人念曰今此苾芻或與彼離隙卽便更詣餘苾芻處具述前事苾芻報曰汝若不印金錢而將去者彼定索利商人便念彼此語同事須防慮往大臣所令其印署大臣曰我今信汝豈勞須印商人曰雖相委信商人之法事須詳審于時大臣便爲印署商人持往室羅伐城

至逝多林間苾芻曰聖者鄔波難陀房在何處時諸苾芻示其住處彼往不見問苾芻曰大德鄔波難陀今向何處報言暫向寺外閑靜之處商人報曰此之金錢是王舍大臣行雨所寄可爲領取彼來當與苾芻報曰賢首汝頗曾見炬火發焰以頭觸之商人卽念此必與彼先有離隙卽詣餘苾芻處白言大德此之金錢是王舍大臣行雨所寄與鄔波難陀可爲受取彼來當付諸苾芻曰若其不印而將來者彼必定當從汝索利誰能爲彼輒受此物汝自面付商人念曰所言相似此定是難我在家中待彼苾芻自解應

答報苾芻曰若鄔波難陀還至此者可爲報知我在某處必須物者可來取之言已捨去鄔波難陀後來寺內苾芻告曰大德鄔波難陀善哉世尊有如是說若具戒行意清淨者隨心所願皆得成就仁者今日息意林中卽便獲得六十金錢遠來供養鄔波難陀告言具壽何處得有施主佛及大眾千二百五十各與六十金錢苾芻報曰惟仁獨得不徧衆僧鄔波難陀曰誰能惠我六十金錢報曰是王舍城行雨大臣寄來奉施報曰彼是我舊知識先已有心與我此物誰爲受之好觀察不勿被指損及以破落是私鑄物

不堪受用報言無人爲受鄔波難陀曰我比住在惡友之中誰肯爲受作是語時餘人報曰大德何事憂惱商人留語我住某處若須者可來取之時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卽取僧伽胝疾行而去往彼家中時彼商人遙見急步卽自念言看此形勢定是豪族沙門問言仁是鄔波難陀答言是卽便取錢報言此是大臣行雨所寄可領取之卽爲廣作呪願商人曰此非我財勿爲我呪願應可爲彼行雨大臣鄔波難陀曰損汝何事汝亦於我大有功勞遠從他方持物來至借一小兒持錢將去到市店所卽遣歸來聖者我無

小兒報言癡人遠自王舍尚爲持來跬步之間不肯送去卽命小兒令送錢去語小兒曰當隨後去不得餘行若其與汝餅果之直必不應取是時小兒持錢隨去至一店上報言聖者此處安錢鄔波難陀便作是念彼興生人敎此童子不令隨我卽報鋪主曰賢首此之金錢且爲收舉報言聖者我有家長鄔波難陀曰願汝常不自由復更向一賣香童子處告言賢首誓寄此錢報言我之尊人出外不在鄔波難陀曰願汝家長更勿重來復更詣一賣香童子創發信心報曰賢首誓寄此錢報言我有大人不敢受寄鄔波

難陀曰我言謂汝少有信心寧知更是信心羅刹若汝元無少許信者從苾芻足倒曳門外彼遂無語報言聖者可安此處鄔波難陀遂便歸寺時諸商人先有制令若至日出不普集者罰金錢六十文母告童子曰汝當早去勿令他罰時鄔波難陀夜便生念起追悔心賣香童子初發信心或容於我諱所寄物既至天曉將一小兒往彼店所時彼店主閉門欲出鄔波難陀報言賢首還我金錢答言聖者此處商人先有制令若至日出方來集者罰金錢六十文少時且住赴集方還鄔波難陀曰癡人我非汝僕使自取已

錢誰能脚疼於此久立若不還我而便去者違勝光
王教更當罰汝六十金錢彼聞是語即便瞋罵捉其
錢裏擲之於地泥印便破鄔波難陀曰汝當且住我
試解看不措缺不非私鑄不鋪主報曰仁豈檢看而
付於我鄔波難陀曰雖我不看何故印破時彼鋪主
銜恨而默旣至天曉集期便過時諸商人來就家中
將彼六十金錢物去其母報曰汝作何事違他衆制
罰汝六十金錢子報母曰由與釋子共爲親友初發
信芽卽令推折便起嫌罵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世尊
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乃至廣說問鄔波難陀曰汝實

作如是不端嚴事耶實爾大德佛以種種訶責乃至
我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王若大臣婆羅門居士等遣使爲苾芻
送衣價彼使持衣價至苾芻所白言大德此物是某
甲王大臣婆羅門居士等遣我送來大德哀愍爲受
是苾芻語彼使言仁者此衣價我不應受若得順時
清淨衣應受彼使白言大德有執事人不苾芻言有
若僧淨人若鄔波索迦此是苾芻執事人彼使往執
事人所與衣價已語言汝可以此衣價買順時清淨
衣與某甲苾芻令其被服彼使善教執事人已還至

苾芻所白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與衣價得清淨
衣應受苾芻須衣應往執事人所若二若三令彼憶
念告言我須衣若得者善若不得者乃至四五六返
往彼默然隨處而住若四五六返得衣者善若不得
衣過是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竟不得衣是
苾芻應隨彼送衣價處若自往若遣可信人往報言
仁爲某甲苾芻送衣價彼苾芻竟不得衣仁應知勿
令失此是時言苾芻者謂鄔波難陀王者若男若女
或復餘人以王法灌頂者悉名爲王大臣者執王政
事相依而立婆羅門者貴種多聞居士者謂在家富

贍等者諸餘雜類遣使者謂女男黃門送衣價者謂
金銀錢等彼使持衣價等者謂持衣價到苾芻所白
言大德者謂命前人此物是某甲等者謂述來處願
爲納受是苾芻等者報不應受順時清淨者謂稱理
而得彼使語苾芻等者謂問執事人苾芻言有者指
其人若僧淨人者謂大衆淨人若鄔波索迦者謂歸
依三寶受五學處彼使等者明使意也買者或買或
織與某甲苾芻者指所與人言清淨者謂堪受用善
教已者謂善教示具報苾芻若二若三等者出言往
返數令彼憶念得者善者謂稱求心若不得者乃至

四五六返默然隨處而住者出默住數言隨處者有
四處一厥處二舍處三田處四店處厥謂作瓦器等
或剃髮處舍謂居宅田謂稻蔗等田店謂賣貨處有
六詰問見彼六言隨事應詰云何爲六若彼問云仁
今何緣得至苾芻答云爲彼事來若云仁極善來此
處應坐答云爲彼事來若云食飯答云爲彼事來若
云噉餅答云爲彼事來若云飲水答云爲彼事來若
於此六種隨一事中見他語時尋聲卽報不徐緩答
令彼前人不暇作餘言者是則不名圓滿善好六種
詰問若隨一事中見他語時尋聲未道徐徐緩答令

彼前人得有容暇作餘語者是則名爲圓滿善好六
種詰問若作如是求時得衣者善若不得衣過是求
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過者謂過三語六默而更
往求得也若竟不得衣彼衣來處或自去或遣可信
人去言可信者謂弟子門人是可委言報彼令知遣
其收取勿使虛失此是還報法式若苾芻遣使報已
彼執事人來至苾芻所作如是語聖者可受此衣價
苾芻應報彼曰此之衣價我已捨訖汝當還彼送衣
來處如是報者善若取衣者犯捨墮若執事人作如
是語聖者仁可受此衣價彼之施主我共平章令其

心喜若如是者取衣無犯苾芻若不作如是次第受衣者皆犯捨墮既犯罪已捨悔之法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人爲施主人爲使者人爲給事如法得衣者無犯異斯捨墮若人爲施主人爲使者非人爲給事如法得衣者無犯異斯惡作若人爲施主非人爲使者非人爲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爲施主非人爲使者非人爲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爲施主非人爲使者非人爲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爲施主人爲使者非人爲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爲施主人爲使者非

人爲給事同前惡作若苾芻從非人乞衣價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從龍乞衣價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若苾芻遣使往或以書印乞時惡作得便捨墮又無犯者廣說如前

用野蠶絲作敷具學處第十一
攝頌曰

高世耶純黑 分六尼師壇 擔毛浣金銀

納質并買賣

佛在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作新野蠶絲臥具若自作若教人作此物難得復是貴價時諸苾芻爲

管造故多諸事業妨廢正修讀誦作意數數從彼婆
羅門居士等乞野蠶絲諸外道輩見而嫌賤作如是
語諸人當知此沙門釋子是殺生者不捨害業自作
使人用新野蠶絲作臥具若用此者殺多有情如何
以好衣食施彼禿人斷物命者時諸苾芻問是語已
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諸苾芻曰汝
等實用新野蠶絲作臥具耶實爾世尊佛言汝等難
滿難養不順少欲知足之行種種訶責讚歎杜多功
德少欲知足乃至我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用新高世耶絲綿作敷具者泥薩祇波逸
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新有二種一者新作二者
新得此中新者謂新作也高世耶作敷具者有其二
種一者楮褥二者秆成此敷具言二種皆取作者作
自作教人得捨墮罪捨悔等法廣說如前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苾芻料理高世耶時若於一繭若於小團
若於大聚或披或擘或以弓彈而作敷具作時得惡
作竟時得捨墮若苾芻乞高世耶時及料理時皆惡
作成犯捨墮若得先已成或舊用物或是舊物更新

料理而受用者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

音釋

牌

稍 牌蒲街切盾也

帔

披義切

餐

他結切

笮

合浪切竹

竿

逆約切寒

跬步

跬大藥切

杆

古竿切

繭

吉典切

擘

博厄切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計字八千
八百三十九個該銀三兩九錢七分八厘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顧龍山識

カノサニ

5